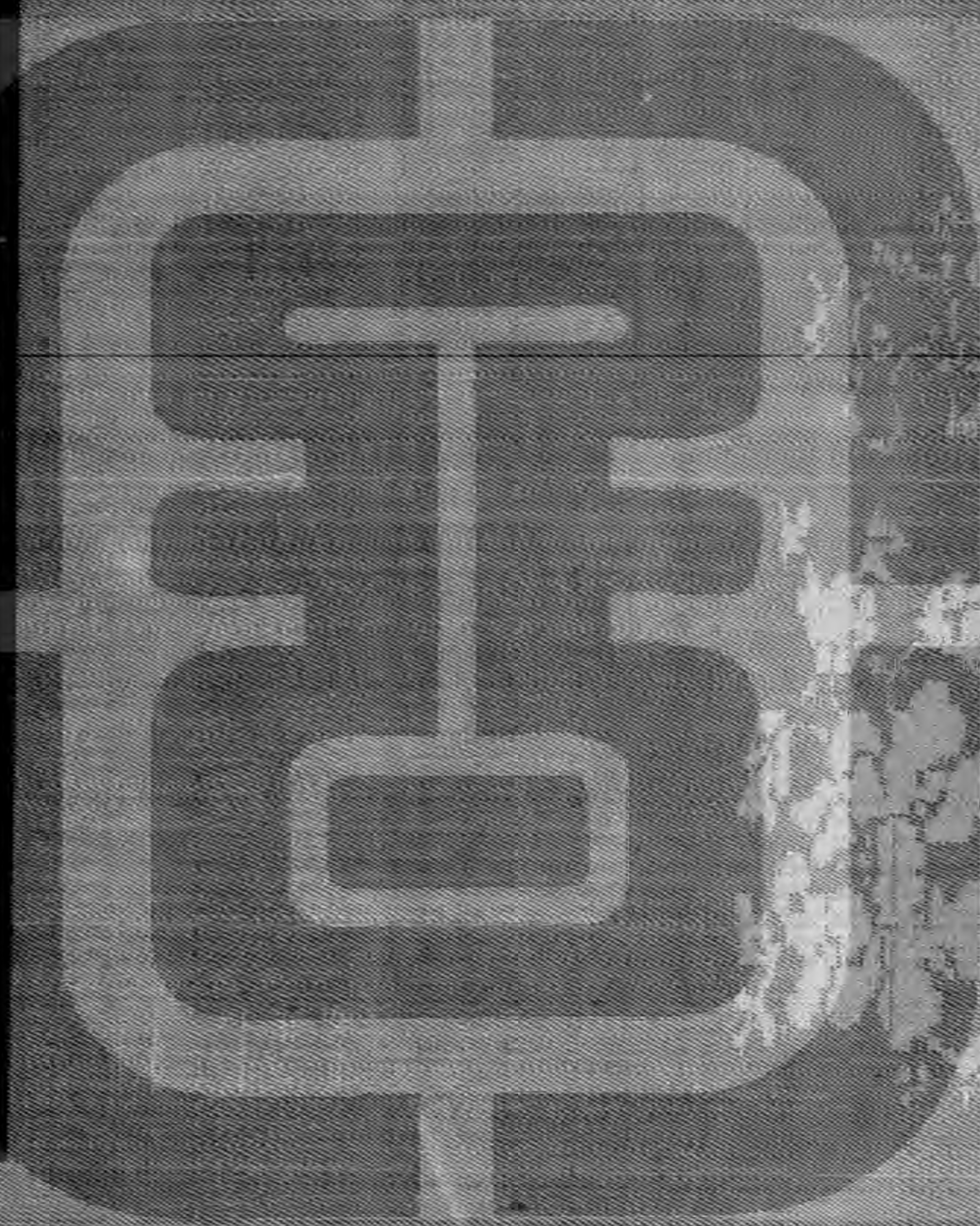


江西通志







缺卷48-卷49



江西通志卷之第五十

碑記

唐顏真卿寶應寺翻經臺記

撫州城東南四里有

公元嘉初於此翻譯涅槃經曰以爲號公諱靈運  
陳郡陽夏人也祖佐晉車騎將軍父瓊秘書郎公  
幼穎悟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江左莫迨以襲  
祖爵世人宗之盛稱謝康樂每出一詩出郡邑莫不  
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除臨川內史公以曇無  
識所翻大涅槃經語小朴質不甚流靡乃與沙門  
范惠嚴匡慧觀依舊泥洹經共爲潤色勒成三十  
六卷義理昭暢質文相宣歷代寶之盛行于天下  
其餘感神徵應具如高僧傳所說惜乎階局不改  
棟宇咸無真鄉叨刺是邦茲用愾息有高行頭陀  
智清緒發洪誓精心住持法堂之遺構克崇先達  
之高蹤不泯大曆已酉歲四月丙午都人士庶相  
與大會設嚴供而落焉以真卿業于斯建昌南城  
文見容紀述後之君子其志增修乎





縣麻姑山仙壇記

麻姑者葛稚川神仙傳云王遠

經家教其尸解如蛻蟬也經去十餘年忽還語家  
 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過到期日方平乘羽車駕  
 五龍各異色旌旗導從威儀赫奕如大將也既至  
 坐湏臾引見經父兄曰遣人與麻姑相聞亦莫知  
 麻姑是何神也言王方平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  
 在此想麻姑能甦來有頃信還但聞其語不見所  
 使人曰麻姑再拜不見忽已五百餘年尊卑有序  
 脩敬無階思念久煩信承在彼登山顛倒而先被  
 記當按行蓬萊今便甦往如是便還還即親觀願  
 不即去如此兩時間麻姑來來時亦先聞人馬聲  
 既至從官當半於方平也麻姑至蔡經亦舉家見  
 之是好女子年十八九許頂中作髻餘髮垂之至  
 腰其衣有文章而非錦綺光彩耀日不可各字皆  
 世所無有也得見方平為起立坐定各進行  
 厨金盤玉杯無限美膳多是諸華而香氣達於內  
 外擗麟脯行之麻姑自言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為  
 乘田向聞蓬萊水乃淺於往昔會時畧半也豈將  
 復還為陸陵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行復揚

塵也麻姑欲見蔡經母及婦經弟婦新產數十日  
 麻姑望見之已知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  
 以擲之墮地即成丹沙方平笑曰姑故年少吾了  
 不喜復作此曹狡獪變化也麻姑手似鳥爪蔡經  
 心中念言背癢時得此瓜以爬背乃佳也方平已  
 知經心中念言即使人牽經鞭之曰麻姑者神人  
 汝何忽謂其瓜可以爬背耶見鞭著經背亦不見  
 有人持鞭者方平告經曰吾鞭不可妄得也大曆  
 三年真卿刺撫州按圖經南城縣有麻姑山頂有  
 古壇相傳云麻姑於此得道垓東南有池中有紅  
 蓮近忽變碧今又白矣池北下垓傍有杉松皆  
 偃蓋時聞步虛鐘磬之音東南有瀑布淙下三百  
 餘尺東北有石崇觀高石中猶有螺蚌殼或以為  
 棗田所變西北有麻源謝靈運詩題入華子崗是  
 麻源第三谷恐其處也源口有神祈雨輒應開元  
 中道士鄧紫陽於此習道蒙召入大同殿脩功德  
 廿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顧謂其  
 友竹務猷曰此迎我也可為吾奏願欲歸葬本山  
 仍請立廟於壇側元宗從之天寶五載投金龍於  
 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元宗感焉乃命增修仙宇



真儀侍從雲鶴之類於戲自麻姑發迹於茲嶺南  
 真遺壇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  
 仙年八十而容色益少曾妙行夢瓊仙而食花絕  
 粒紫陽侄男曰德成繼修香火弟子譚仙岩法籙  
 尊嚴而史佐洞左通元鄒鬱華皆清虛服道非夫  
 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曰纂懿流光若斯之盛  
 者矣真卿幸承餘烈敢刻金石  
**韓愈滕王閣記** 愈  
 而志之時則六年夏四月也  
 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  
 瑰璋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  
 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  
 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  
 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  
 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州於南昌為屬  
 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于下  
 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倘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  
 願也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大原王公名仲  
 舒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  
 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遂而不  
 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

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于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  
 得于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  
 于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舍  
 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回而至此閣文  
 歲九月人吏淡和公與監軍使宴於此閣文武賓  
 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  
 為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  
 十年而公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  
 烏得為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楹之腐  
 黑撓折者蓋瓦級輓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  
 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之無廢後觀工既訖公令  
 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愈既以未得  
 造觀為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好登望之  
 焉乃不辭而承公命若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  
 老矣如獲從公遊  
**杜牧韋武陽公廟碑** 皇帝召丞  
 尚能為公賦之遊  
 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問元和中和興之盛言理人  
 者誰居第一丞相擢言臣常守江西目親觀察使  
 常丹有大功德被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  
 丹尚存丞相敏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



至人愛所去人思江西之政熟于聽聞乃命守臣  
紀于衆上丹功狀繼大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  
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  
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于  
河北枝蔓於齊魯梁闡為章句書生以蜀叛為  
宗室老以吳叛回其地高下其目跋而欲飛者往  
往皆是憲宗皇帝皇所古議廣諫益聖任賢使能  
整頓法度號令未出威先雷霆十有四年擒殛  
狼方行四海周不率服當時凡五徵兵解如復合  
僅八周歲天下第一周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  
吏而丹居第一周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  
功于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  
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臣言理人者亦首  
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明詔刻丹理效令得與  
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今明詔刻丹理效令得與  
謹按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寬用古道也  
於後周封鄭國公鄭公曾孫幼平為岐州參軍生  
抱貞為梓州刺史梓州生政為漢州雜縣丞贈右  
諫議大夫雜縣生武陽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  
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

張敏甫于郊寧府徵為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  
吏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  
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稱立君拜司  
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來喪  
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略使築州城環十三里因悉  
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畏服詔  
加大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  
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  
夫憲宗即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  
釋不誅再拜上書曰今不誅闖則朝廷可以指臂  
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後外州誰不為叛曰拜南東  
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  
中表言攻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  
所資若與梓州堅守不可易師高崇文客軍遠闖無  
隕三州觀察使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  
察使洪據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郡會屋居茅竹為  
俗失火之際烈日大風竹戛自焚小至百家大至  
盪空霖必為旬月生火夾攻人無固志傾  
搖懈息不為旬月生火夾攻人無固志傾  
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壘億計



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  
 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為  
 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十二百間縣市營廩各為棟  
 宇無不剏焉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關開  
 廣衢南北七里濇深汚壅築堤五尺長十二里城  
 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  
 桑苧機織高狹俗所未習教成之凡三周歲成就  
 生遂手為目睹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興利機  
 决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撫智  
 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  
 指必就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理頴  
 川前後八年始曰愈理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  
 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章武  
 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不告病肩  
 于大寧將相是以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  
 武陽所至為二人父母于洪之功洞無前古洪有居  
 民水火辛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使然不嗟  
 不訢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為助能  
 為居宇貲貸付與月載酒餼如撫稚乳不督不程  
 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剏數萬堵甃半重樓如詩輩

羽固以長堤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  
 事鉅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  
 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  
 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忠臣刻序碑詞寵假武  
 陽為人慰思訓勸 **柏虔冉新創千金陂記** 撫州刺史渤海  
 守吏勉於為理 **李公** 一日無事理舟汝水沂流而上顧視原野而  
 嘆曰焉有沃壤如此而不富於民耶有田戶鄒稜  
 跪而拜曰稜臨川之小民老於農者請以利害計  
 于使君願申其說公曰然因得盡搜故事得華陂  
 舊基焉稜曰華陂始于元在大曆中有若戴公置  
 公亦建土塍陂尋亦廢塞在正元中有若杜公修置不成  
 洽泉陂其迹尋荒在太和中有若鍾離公相承八  
 咸通五年七年有若皇甫公有若鍾離公相承八  
 十餘年皆議圖其地卒不能就公曰不然吾試為  
 汝成之於是究其源度其地鳩其工論其民咸  
 樂之九年八月鑿泠泉故基自文昌橋直抵南洲  
 鋪上口凡九百七十餘丈接汝江皆沙礫排壑微  
 有其址於是畚鍤既備併其工而開鑿乃浚其流  
 乃高其壩於是畚鍤既備併其工而開鑿乃浚其流



委望之若帶焉過報恩寺趨文昌橋下透龍畝而分其溝塋綺錯鱗差二十餘派陂堰五所以節水勢公又于其上橫截汝江置千金陂南北百二十水小長陂則蹙其水丈餘而入于洽泉之新渠奔流貫激通舟楫之利利於窮民走文昌橋北沿流三十餘里灌注原田新舊共百有餘頃自茲田無荒者民悉力而開耕爾後又不可勝紀其頃畝矣先時荒廢陂水不入仰天雨積潦而漑之苟早曠不雨苗則盡稿是臨汝長寧長樂三鄉之民固無望秋成而輸王之稅不減他戶窮民焦號無所控訴至有鬻妻傭女其甚矣嗚呼不有天意將大拯於撫民則公曷涖於臨川耶曷成于千金陂耶民咸聚而謹曰公倅景城民蘇南皮南皮斗門厥蹟今存在昔河流西走燕魏民困隄防日憂理水舟楫壅逼為弊仍歲公作斗門分水之勢亦不役民何公之制又曰公作千金撫民惠深陂水沉沉樂乎人心我田不荒我苗如林憂公之去誰其嗣音十年夏新陂成公召郡從事及賓客載酒張樂觀陂以落之由是軍民無少長繫公之德賴公之

惠曰錄其績聞于廉使請詣闕借留引寇準故事而聲聞朝廷為上郡之政首迨十一年夏公秩將滿懼公之去惜公美績恐汨于後錄事叅君衛宗卿臨川令陸怵都押衙李莊都虞侯吳敦實子糾侯讓勾覆王贊洎州縣胥吏等群進衆拜于庭曰公之利臨川其績彰彰厥功懋哉而千金之創特異於古雖汝南何敞開銅陽以利物邵侯斷洪流以漑田無以過也不刊於石則撫人何所仰其德哉衆有議曰軍倅柏虔冉早踐文塲善屬詞筆宜勒其事虔冉才非博古學昧通經而繆為賓吏慕我公之懿德豈能備乎辭不獲免曰操筆觀綵其事志於貞石愧無文飾咸通十一年歲在庚寅六月壬午朔二十

宋歐陽脩吉州新學記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間治

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日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材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







至春秋時隼集於陳庭楛矢貫之石罍長尺有咫  
 時人莫能知而問於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  
 遠取之肅慎則荆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  
 木堪為笥幽以比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為矢至  
 唐猶然而用石為罍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可不  
 謂異物乎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陳於路寢孔  
 子履藏於武庫皆以古見寶此矢獨非實乎順濟  
 王威靈南放於洞庭北被於淮泗乃特為出此寶  
 軾不敢私有而雷之廟中與好古博雅君子其之  
 以昭示王之神聖英烈不可不敬者如此

王安石重建許旌陽詞記

自古名德之士不得行其道以濟斯世則將效

其智以澤當時非所以內交要譽也亦曰士而獨  
 善其身不得以謂之士也後世之士失其所業糜  
 爛於章句訓傳之末而號為穎拔者不過利其藝  
 以干時射利而已故道日喪而智日卑於是其不  
 味其靈者每厭薄焉非士之所謂道者名不副其  
 實也亦以所尚者非道也嗚呼其來久矣晉有百  
 里之長曰許氏嘗為旌陽令有惠及於邑之民其  
 為術也不免乎後世方技之習如植竹水中令疫

病者酌水飲焉而病者旋愈此固其精誠之所致  
 也而藏金於圃使囚者出力而得之因償負而或  
 免於桎梏豈盡出方技之所為者以是德於民既  
 後斬蛟而免豫章之昏墊大抵皆其所志足以及  
 之志之所至智亦及焉是則公之有功於洪論者  
 固自其道而觀之矣夫以世降俗末之日仕於時  
 者得人焉如公亦可謂晦冥之日月矣公有功於  
 洪而洪祀之度且久祥符中升其觀為宮而公亦  
 進位于侯王之上於是州吏峻其嚴祀之宮室與  
 王者等茲固侈其功而答其賜也工弗加壯中焉  
 以圮今師帥南豐曾君鞏慨然新之鞏儒生也殆  
 非好尚老氏教者亦曰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  
 之禮經然也國家既隆其禮於公則視其陋而加  
 之以麗所以敬王命而昭令德也書來使余記之  
 余嘗有感於士之不明明其道而澤不及物者得  
 議吾儒也故於是舉樂為之述焉

虔州學記

虔州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  
 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椎埋盜

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曆中嘗詔立學州縣  
 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合私



財遷而大之矣然吏常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於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考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勞而齋詞講說侯望宿息以至庖湍莫不有所又斥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于是州人相與樂二侯之適己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鍾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辨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爾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可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于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為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成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

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中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於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曆數所以皆聽於天子天子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酬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于命其下亦不失為入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鼓舞羣衆使有以異于後世之人故當時婦人之所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傑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于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誅嘆之不息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于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于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于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於其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



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  
 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  
 人自為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  
 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  
 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  
 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  
 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  
 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  
 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於古者不在  
 乎施設之不專而在乎所受于朝廷未有先王之  
 法度不在乎無所于教而在乎所以教未有以成  
 士大夫仁義之材度雖地曠以遠得所以教則雖  
 悍昏嚚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  
 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余為書二侯  
 之績因通今古之變及所  
 望乎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歐陽守道顏魯公祠堂  
 記 唐名賢遺蹟在吾廬陵者惟魯郡開國顏文忠  
 公廬陵去長安二千里唐所選郡守氏各猶  
 可考然名賢罕有至者獨司馬公有名到于今稱  
 使公不以謫故屈臨于此三百年鉅公大人吾州

竟不一見耶然則名賢遠去天下之不幸而猶為  
 所謫州之幸如道州陽公潮州韓文公之類往往  
 始以僻遠為流竄有罪之所終以流竄為君子過  
 化之邦天其或者有意焉非唐之君相為之也魯  
 公未至吾州王朝故罕以名賢出使而士生于此  
 土者亦不見其有入仕于王朝公去五百年人才  
 輩出文物彬彬矣是豈無故宋咸淳之四年古即  
 孫君洙為州通判創公祠堂于廳事之西慨然謂  
 某曰今通判唐司馬也洙聞州治自唐至今承平  
 之地官府民居無遷改焉則魯公之為司馬或者  
 居於此矣西有古栢十一株洙選勝而建公祠焉  
 蒼皮黛色與廟貌宜公平生勁直之氣其肯棲神  
 其間也子為我記且自洙來此州人士每有談先  
 賢者自歐公以下輒面有矜色若又自奮而與齊  
 者洙固願來者之如今然揆厥攸先此州諸君子  
 皆魯公之遺風流俗也魯公事君有犯無隱愠于  
 羣小之死不回此州之君子之立朝不如此乎魯  
 公遠謫所至安之流若復歸終不懲艾此州諸君  
 子之去國不如此乎諸君子固無一不與公同者  
 如公以八十元老殞于賊手高風勁節誰其儷之



乃有誓為趙鬼折首剖心於賊犯鄴都故相奉降  
 欵之時者天子聞而哀之面論大臣直以唐某為  
 比夫綱常大義天下所同何公所屈臨之州時有  
 此人若合符節也洙讀唐藝文志見公有廬陵集  
 十卷又聞城東有青原山公所遊也留題在焉願  
 一往觀而無暇夫公以謫來膏澤有不得下於民  
 者矣而尚祥山水遊戲翰墨士必有得侍公之杖  
 屨書策者公聲名在天下想與墓卒伍猶得以事  
 公為喜况為士者乎况親炙之者乎昔屈原謫於  
 湘水之南而忠縈之廟過者式之興起感發者不  
 特以讀離騷而已今此州俗化受公之賜多矣建  
 祠以報而又永其勸也子記之某正襟歛容而對  
 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予不自知其何心古人  
 所事之君父非有親愛於今人也或聞談古人之  
 忠臣孝子則泣下交頤古人亂臣賊子則髮上指冠  
 切於今人也或聞談古亂臣賊子則髮上指冠  
 是心何從生哉天理民彝無古無今發於卒然不  
 自知其然也公之留吾廬陵甫兩年而去雖微焄  
 蒿悽愴若或見之者在人目中人固于忠孝之天  
 見公矣况君又肖公之像凜然如生乎太史公每

最喜古名節士平生經行之地每聞其人遺跡輒  
 徘徊悲歎而不能去君於魯公如此某亦有以知  
 君之心也祠既成宜有歌詩以迎饗送神某既奉  
 命書歲月而又為之詞曰公免豸冠兮出專城朝  
 野熙熙兮寢五兵海波晏然兮伏長鯨斗柄無光  
 兮搖撓搶羣飲熟寢兮公心驚密戒不虞兮寂無  
 聲大厦瓦解兮一柱擎黃河以比兮我主盟我力  
 不競兮敵愈勅歸見天子兮涕交橫終消惡運兮  
 復兩京覆車不懲兮趨險顧誰塞言路兮蔽天明  
 陛下孤立兮勢已成存亡一決兮臣當爭九關有  
 虎兮那可櫻巴峽再徙兮廬陵行于撫于饒兮榮有  
 幾更天為宗社兮畱耆英白首召還兮非公榮有  
 拂吾膺兮又屢鳴元老進退兮國重輕汝蔡難作  
 兮詔公征婉愉勁折兮仗忠誠頑不我聽兮吾無  
 生大罵希烈兮詞元平平生許國兮今結纓九泉  
 相見兮常山兄精誠在天兮秋日晶下誅惡逆兮  
 春霆轟高風勁節兮照寰瀛何獨廬陵兮留公名  
 儒者立志兮逮孺嬰我作廟祀兮因人情廟與古  
 栢兮俱崢嶸公駕飛龍兮楊霓旌薦不敢瀆兮屏  
 酒牲瓣香再拜兮酌以青原山水公所嘗味之深



清公不畱今使我曾鞏徐高士祠記漢元興以後

耿耿至夜魂營營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

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

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

不少屈其意至于不濟而織羅鈎黨之獄起其執

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

沒漢亦以忘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

人感慨憤激至于解印綬至於棄家族骨肉相免

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

遂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

時豫章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

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

獨善於隱約其捺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

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生死動其心異於懷祿之

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

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

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

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

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擇所

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未

漢元興以後

政出宜者小

人所為漢既

多豪傑特

是非白黑

獄起其執

及其既

風慕其義

者相屬皆

力也孺子

於

道拜

人與

以為人與

在位士大

異於懷祿

之

孺子嘗

故也孺子

於

於

清公不畱今使我曾鞏徐高士祠記漢元興以後

耿耿至夜魂營營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

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

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

不少屈其意至于不濟而織羅鈎黨之獄起其執

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

沒漢亦以忘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

人感慨憤激至于解印綬至於棄家族骨肉相免

趨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強大覬非望者相屬皆

遂巡而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

時豫章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

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

獨善於隱約其捺雖殊其志於仁一也在位士大

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生死動其心異於懷祿之

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

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

遑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

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

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進退消長擇所

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未

漢元興以後

政出宜者小

人所為漢既

多豪傑特

是非白黑

獄起其執

及其既

風慕其義

者相屬皆

力也孺子

於

道拜

人與

以為人與

在位士大

異於懷祿

之

孺子嘗

故也孺子

於

於

碑記



苦語獎拔才能昭勸不免戒救宿負聽以功除按  
 行州左右曹三獄累械至三百餘決其得情引慝  
 釋其黠染攀牽唯上請須報遠逮證左與擊輕而  
 捕重者乃付有司其所裁遣蓋去三分之二人氣  
 以和下車之十二日芝草二本產於州院獄門之  
 東其後得一本於郡齋便坐之室而最盛於西峯  
 僧舍之秀野亭一月之間凡產芝二十餘磊落權  
 奇人物象成最後寺僧來獻黃芝異本同穎黃者  
 慶色異本同穎者不爭之祥今郡侯樂士愛民天  
 澤優渥五穀順成鈔盜其將衰息健訟之民且化  
 為慈祥弟友魏侯亦將鴻漸於臺省以受福民之  
 慶則靈芝之生不獨為祥瑞魏侯因改秀野亭以  
 為三秀屬豫章黃庭堅記之魏侯  
 名綸字君俞其歲之六月甲戌記黃震社倉記  
 七年余承乏撫州適歲大饑賴撫之賢士大夫相  
 與講求賑貸因多有以社倉事來論臨川縣李君  
 德傑首以書來曰鄉有李令君損粟六百石為倡  
 將成社倉幸因以風厲其餘余報曰社倉之法之  
 良之可慕也亦甚矣社倉之弊之苦之可慮也余  
 前歲負丞廣德見社倉元息二分而倉官至取倍

稱之息州縣展轉浸漁而社倉或無甌石之儲其  
 法以十戶為率一戶逃亡九戶賠補逃者愈眾賠  
 者愈苦久則防其逃也或坐倉展息而竟不貸本  
 或臨秋貸錢而白取其息民不堪命或至自經僉  
 謂此文公法也無敢議變余謂非變其法也救其  
 弊耳乃為之請於朝曰法出於黃帝堯舜尚變通  
 法立於三代盛王湏損益安有法本先儒而不可  
 為之抹弊使法本於先儒坐視其弊而不抹豈先  
 儒所望於後之人哉朝廷可之既又念臨以官司  
 之煩不若聽從民間之便也又為之請於朝曰朱  
 文公社倉法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  
 苗行之以官主於減息以濟民而利害相反者青  
 苗行之以官於天下令民間願從者聽官司不得  
 與廣德社倉又可之官故其弊不一請照本法一  
 切歸之民朝廷買田六百畝承代人戶認息且使  
 常年不貸惟荒年則貸之而不復收息凡費皆取  
 辦於六百畝官田之租事南集而余去官未知近  
 何如至今猶念念不能忘此余親歷於廣德者如  
 此若凡他州各



縣之有社倉者聞其弊往往而然殆不勝述及來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初立之本法然倚美名以伴厚利者亦已不少余方為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於貧貸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為恩索時或以為怨儻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賑散不惟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而無害凡皆余答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為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余為記及閱實其始未盡一家自為之計而依法惟取二分息不借勢於官不鳩粟于眾故能至今無弊利民為溥置倉如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余為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而不責其償事

李觀袁州學記

皇帝

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  
 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

城亡絃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澗踈亡以稱上旨通判穎州陳君侁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陞隘不足改為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勳聖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諭于眾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慶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遵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右人之跡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而巳豈徒二三子之羞

周必大三忠堂碑記

文章



之公器萬世不可得而私也節義天下之大閑萬世不可得而踰也吉為江右上郡皇朝追今二百餘年兼是得三公焉曰歐陽公修以六經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術復明遂以忠言直道輔佐三朝士大夫翁然尊之天子從而謚之曰文忠莫不以為然南渡捨攘通判楊邦乂視死如歸國勢凜凜士大夫復翁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之謚曰忠襄則又莫不以為然時宰議禮衆論詢詢惟一編修官胡銓毅然上書乞斬相參使臣三綱五常賴以不墜士大夫復翁然尊之天子從而褒贈賜以忠簡之謚則又莫不以為然是之謂三忠雖然此邦非無宰相如劉沆沆之在朝嘗力薦文忠留寅翰苑又引富文忠公弼共政而列名著在勲臣之令而謚則未聞以忠名子瑾孫儗俱為待制迄不能請矧被遇之從臣乎夫翁然後知節以壹惠天子猶不敢專亦必士大夫翁然尊之乃可得耳廬陵庠立三忠祠歲時率諸生祀焉巍巍堂堂衮服有章揭日月而行學者同仰其焯焯若夫百世之下聞清風而興起得無慕

黃文節公祠記

嘉泰元年秋奉議郎臨江

徐筠孟堅宰分寧暮年矣專以儒術飭吏事每詣校官必進諸生以學顧視山谷先生祠宇在講堂之左挾隘朽弊亟廣而新之傳象家廟惟肖釋奠掇食則擇族老能文者曰營主祀事屬予識其成叅考圖牒自唐貞元十五年分武寧八鄉以名茲邑西有幕阜山其高千丈廣袤百二十里脩水北來東南經縣治凡六百餘里下入彭蠡此山川之最勝者也黃氏本金華人先生六世祖瞻嘗為邑宰厥後奉親卜居歿則就塋歷三世家修水上家學有聲而先生出焉此世家之可考者也夫惟山川炳靈世美交濟故其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瓌偉之文妙絕當世又得眉山蘇文忠公而師之陳張鼂秦而友之是宜光顯於朝其振斯道乃或不然初坐眉山唱酬棲遲縣鎮後被史禍寘謫兩川晚以非辜長流嶺南遂隕其命中間翱翔館殿纔六年耳右史之拜復為韓川沮止其生不遇如此蓋人衆勝天也高宗中興限不同時追贈直龍圖閣權從弟叔敖為八座寘甥徐俯於西府皆以先生之故宸奎天縱至下取其筆法戒石刻銘徧于守令之庭李杜已遠遂主詩社身後光榮乃至于此



非天定勝人耶昔孔子在魯魯人指為東家丘歷聘諸侯伐木削迹無所不有孰知後世郡邑通祀南面巍然一履之微猶藏武庫聖人尚爾先生其奚憾予既書其大略又系以辭使遇祀事而歌焉其詞曰嗟先生之致身何艱難而險阻猗先生之沒世乃發揚而普詡巋高山與景行極幽僻而爭覩微岌岌乎當時詎煌煌以終古久配祭其鄉社俶奉嘗於新宇釀修水以為醪鈞鱗魚而貫俎擷白芽於雙井燦浮甌之雲乳尚

**朱熹信州學記**  
 紹興五年秋九月熹自長沙蒙恩召還道過上饒其州學教授嘉興林君至來見請問所以為學之意甚勤與之語之其平日所用力者皆古人為己之學而其進則未已也既乃起而言曰此邦學政其敝久矣士子習熟見聞因仍淺陋知有科舉而不知有學問且屋不時修亦多傾圮而禮殿壞焉尤甚至於象設衣冠位次又皆不如法式某不自料既為之講以所聞幸頗有嚮方者又將撤其故殿而一新之儻遂有成願得一言以記之且有以進其學者於將來則幸甚熹謝不敏退而問諸邦人則

皆曰林君所以教其諸生有常業而皆本於所謂古人為己之意其於學之庶務則又巨細必親無所漏失故能當此儉歲既廣其弟子之員且什五六而猶有餘力以及此蓋厲役之初首出餐錢以給諸費而漕臺州家亦有助焉諸生之有職秩者又相與捐俸入以相其事瓦木工徒之直一毫無所取於民也熹心善之比歸而往觀焉則其軒楹弘敞堂室靚深先聖鄉明先師西向左右眾賢以次列坐一如今歲奉常所下新制而其冠冕服黻應圖合禮取諸監學靡有僭差蓋雖近輔名藩鮮有能及之者熹於是焉喟然大息益信林君之學有以克其志而力又有以行其學也歲晚還家甫爾休息而林君復以書來曰殿既訖功將以來歲正月丁亥朔旦謁守貳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以落之前日之請願卒有以終之乎惟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先師於學官蓋將有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嚮往而幾及之非徒修其牆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為觀美而已也而今之為吏於是數者猶不及求能而林君之所為者則既難矣而况欲其仰體



國家之意以身為率使其學者皆知古人之所以為者而必庶幾焉豈不又難矣哉於是為記其事使刻諸石以勵其徒且使後之君呂祖謙白鹿洞子有以考焉而無忘林君之志也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記守新安朱熹行胝陂塘竝廬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初於南唐其事至鮮我太宗於迅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植如恐不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官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榛莽過者大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室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廼屬軍學教授楊君太法星子縣令王君重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竊記其成祖謙竊嘗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尚寡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授大率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

之祿秩賜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尚質實不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竝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子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網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焉建炎再造典型文獻寢還舊規格論緒言稍出於毀棄翦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之實躡等凌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道義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緝先儒淳固懿實之餘風復大學離經辨志之始教由傳而約自下而高以荅楊熙寧開迪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濬之遺跡固不得而畧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以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而意有餘矣興廢始末見於當塗郭祥正所



記者皆不書真德秀二先生祠記天地能自立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

正鳥乎立生民能自安乎曰微聖賢則天地之經不

老氏之學者曰天有柱地有維若皆依形而立者

吁天地果以形而立其不以形而壞乎夫人性之

有五常人道之有五品此即所謂天之柱地之維

而有所生之類所恃以爲安者也一柱傾則塾一維

弛則墮若昔聖賢所謂更相扶植而不敢後者以

是焉耳堯舜至于周公扶植之功見于事孔子至

于孟子扶植之功見于言言之與事若或不同其

有功于天地生民則一而已矣嗚呼此聖賢之統

紀所以不可不續與自孟子歿而聖學失傳漢儒

若董仲舒氏楊雄氏皆嘗以道自鳴而性命之源

則有所未究然賴其言而世之學者猶知尊道誼

尚各教天理民彝未盡泯絕則亦不可謂非其力

也故嘗謂堯舜周孔之開皇極創造之勛也漢世

諸儒則區區持守而已自漢至唐而有韓子自唐

至本朝而有周子其斯道之中興乎蓋昔者聖人

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酒

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淨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

用爲批棟天倫爲疣贅韓子憂之于是原道諸篇

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于仁義而其分不離  
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  
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  
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  
物則人知性之出于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  
性發于繫易性無不善述于七篇人知性之善而  
未知所以善也周子因羣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  
言者于圖發無極二五之妙于書闡誠源誠立之  
指昔也大極自爲大極今知吾身有大極矣昔也  
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是乾元矣有一性則有  
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  
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二子之學雖所造  
不同而其扶持天常植立人極要皆有功于百世  
者紹興元年長樂朱侯令袁之萬載謂昌黎公在  
唐實自潮移守袁而濂溪先生亦嘗攝縣之瀘溪  
鎮遺風餘韻在人未泯迺即學官講堂之東爲堂  
三楹繪其像以詞書來曰願有識其惟韓子之子  
是邦雖善政良法有以及人而世之相去蓋以甚



遠若周子則暫蒞焉治教所施有不得而聞者然則侯之祠之也果何為耶意者天經地義之所存一或失政則民有不得其生者二子之道施之是邦者有限而播之天下者無窮此其祠之之指也學于斯者蓋味其言而思其人吃乎若泰山北斗之瞻粹乎若光風霽月之挹知道之大用常流行乎天下而其全體具于吾心則知所以用力之地矣蓋韓子言其用而體未嘗不存周子言其體而用亦不外是也察體用之一源合知行于一致學者其思所以用其力哉若夫惟筆舌談說是工而亾反躬踐履之實甚者以惑世

**楊萬里隆興府學**

賈利焉是則二君子之罪人矣

**記** 慶元二年夏五月癸未隆興府府學教授陳君朴與在學諸生合辭移書於余曰豫章學宮景祐肇造治平遷焉火於建炎而復於紹興誰其復者丞相趙公也於是兵荒之餘釋菜有廟養士有學然僅僅草創時則葺而未周後人承之歲增年培於是面以櫺星申以戟門大成有殿御書有閣橫經之堂八直之廬靡不具體時則周而未賁歲在乙丑侍郎李公乃新殿宇歲在庚子侍郎張公

乃立都門既屋老而圯講堂最久則最先圯新斯堂者樞使王公之為也齋房久則又圯新斯齋者樞密黃公之為也殿宇久則又圯重門久則又圯新斯殿新斯門者今帥蔡公之為也公以天朝侍從之貴一代正人之望輟自天邑來帥吾邦未及下車首謁先賢顧瞻踟躕則見殿宇將壓兩序僭步櫺星戟門相距有咫於是喟曰魯謂夫子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乃延賓之隘巷乎於是市地斥孺召匠屬役殿乎腐矣乃徹乃新櫺星福矣乃拓乃曠戟門隘陋矣乃易乃崇翼以二門幾其出入廣厥一序增之四楹端委度左犧象度右費不於官於學之庾工不於毗於市之庸執朴不於吏於學之職厥市之緡二千四百有奇厥工之夫八千五百有奇以章記二千五百有奇者厥木也以隻計七萬三千有奇者厥瓦也昔歲之季夏經之而落之以今歲之暮春高明爽塏美奐孔碩可百年不騫不崩也是可不記是非先生誰宜記予復之曰公所以新斯學以政二三子智及之矣二三子亦知公所以新斯學之旨乎二三子入自櫺星若至闕里趾於戟門若覲孔子門墻瞻彼睟容若侍燕



居詠彼春風若聆喟嘆去聖人之門若此其遠也  
 近聖人之訓若此其易也盍退而日三省吾之所  
 以心得而身克者家踊而國達者孝與忠與仁與  
 義與得諸心矣克於其身者反悖焉而謂得於心  
 也可乎不可也克諸身矣踊於家而達於國者反  
 戾焉而謂克於身也可乎不可也去其所不可以  
 就其所可二三子何負於公不然公何負於二三  
 子公名戡字定夫蒲陽忠惠家也詩不云乎維其  
 有之是以似  
 蘇轍東軒記 余記罪謫監筠州鹽酒  
 之公有焉 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濫  
 茂南市登北峯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  
 潛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  
 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  
 欵斜補其圯闕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  
 箇以為宴休之所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  
 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畫則坐市區鬻鹽沽  
 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廢  
 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且則復出營職終莫能  
 安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傍未嘗不咂然自  
 笑也余少年讀書竊嘗怪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

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以謂雖不欲仕然  
 抱關擊析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  
 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  
 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縻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  
 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於貧賤不肯  
 求升斗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  
 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  
 以為樂矣及至循理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  
 容自得而不知天地之為大與死生之為變而况  
 其下者乎故其為樂也足以易窮饑而不怨雖南  
 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  
 欲磨洗濁汚希聖人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  
 顏氏之樂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  
 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遇無所不可彼蓋  
 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謫來此雖  
 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或哀而  
 憐之使得歸服田里治先人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  
 其老而非  
 吳子良三先生祠記 聖天子臨雍進周  
 敢望也



從祀薄海內知鄉方矣顧朱子所與反覆論辨若南軒張氏東萊呂氏象山陸氏各以其道鳴東南士不敢沒也則所在學多祠之而豫章獨闕焉子良以提學攝府事念莫先此於是始祠三先生在從祀後或謂朱子於南軒論最合東萊已小異象山則大異矣合祠之何哉嗟夫此說起道術之所無黨無偏王道平乎此言道本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自朱氏其自張氏其自呂氏陸氏監矣哉夫當諸君子在時祇見其心之同豈必其論之異縱其異也同者固自若也何謂同同於扶綱常同於別義利同於修己治人同於愛君憂國而已且夫道有體有用渾然天性之中而無物不具者其體也森然事物之際而無理不形者其用也學有知有行不徒揣度以為知而必著於行者是知也不徒茫昧以為行而必循於知者是行也世固有博考古今遠稽文獻而要領則迷淵微則隔者矣若夫實明於要領實洞於淵微則所謂古今文獻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為刪詩定書討禮正樂而修春秋

者也此朱呂之道所以本無小異也體用未始有異故也世固有直指本心自謂見性而等級則躐工程則踈者矣若夫實進於等級實究於工程則所謂指心見性者不可廢也此孔子所稱先覺為賢心之精神為聖知二知十為圓賜優劣者也此朱陸之學所以本無大異也知行未始有異故也嗟夫聖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聖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既貫羣聖賢之旨則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克一身心之妙則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為異同哉爾後學之士其必合朱張呂陸之說泝而約之於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泝而約之於顏曾思孟合顏曾思孟之說泝而約之於孔子則孔子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孔子之學即皋益伊仲傳箕周召之學也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尚何彼此戶庭之別哉然則今之合祠汪藻石頭驛三先生也宜也非為三先生設也

汪藻石頭驛

記自豫章絕江而西有山屹然並江而出曰石頭稱洪喬為豫章太守去都日得書百餘函次石頭悉投之江中逮今且千載而洪喬之名與此山俱



傳石頭於他書無所見以圖志攷之唯唐武德中嘗以豫章之西境為西昌俾縣令治其地蓋今石頭是也及觀韓退之次石頭驛寄江西王中丞詩則自晉以來知其為石頭至退之時又知其嘗為驛也豫章據吳楚會衝扼甌閩交廣之吭故古今為刺史治所凡南方之人往來吾州與夫屬州之吏受約束太府者肩相摩而袂相屬也而石頭阻江負城十里而迤至此者非風濤之不時則薰沐以俟見或使客之迎勞冠蓋之留連其栖息徘徊不可無所而驛之故基僅存草萊生之芻牧所墜為屋數楹以更傳遞而已大觀三年轉運使彭城劉公旣以方略授其人使之繕城陴聯走集加兵戍守為江湖形勝而又間以其材圖驛之舊撤而新之且刻退之詩壁間使躑躅與廢者有攷焉蓋役不更時調不及民而所以為行李居處飲食之安者皆具稱其為江山俯仰

**包恢三陸先生祠記** 以之盛也公名敦字厚之云

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與梭山寬和凝重復齋

深沉周謹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齋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淡觀書無滯礙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為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軻之旨者其後入大學一時之名士咸師尊之惜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脩整備禦湖寇之侵軼其為學錄教官雖可見者紀綱肅而蠹敝之悉革誠意孚而人心之興起然其為海內儒宗道德係天下之望恨未得施其一二爾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自其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能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者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事有實事行有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曰平生學文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後世之以虛見虛論成習成風而未嘗一反已就實以課日進日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



而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萬里之遠自可  
 欲之善至於大而化之之聖聖而不可知之神此  
 孟子之實學可漸積而循至者故先生嘗曰孟氏  
 之後至是始一明四方聞其風采學者輻輳先生  
 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肝所箴砭必的  
 中其膏盲以是隨所發明類有感動覺其良心而  
 知其正性者為多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  
 俟聖人而不惑者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得盛  
 行爾上而致君之志僅見於奏對下而澤民之意  
 粗見於荆門其未用者無窮使假之以年聖域固  
 其所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亦  
 其所優為也孰謂其年僅止知命哉梭山諱九韶  
 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謚文達象山諱九淵  
 字子靜謚文安郡學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史  
 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慨然曰非所以嚴事也  
 乃命郡博士趙與軻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  
 西遂即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為一堂外為  
 直舍又外為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池池外有竹  
 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嚴皆前所未有也左  
 侑以袁公燮次侑以傅公子雲經始於淳佑庚戌

之季秋至仲冬而落成厥後祀斯祠登斯堂者如  
 親侍三先生焉其不躍然有興乎由及門而升堂  
 入室其不有等弟而進者乎公以恢之先君親師  
 先生必嘗有聞以記下屬辭之不得乃冒犯僭越  
 而述所知者如此亦或庶幾可以考其淵源  
 之大略與淳祐辛亥三月望後學包恢記 王葆

**宋相王公義田記**

敷文閣學士樂平王公方為布  
 衣時已魁然負公輔之器嘗曰

自吾前人衣食茲土五葉矣傳至于今而支派日  
 益蕃產析資分有不能以自活左親戚而右墳墓  
 于吾心重惻惻焉計所以處之而力患不贍既而  
 公與兄監丞相次拔進士公橫翔濶武遂自掖垣  
 來鎮全蜀其家嗣元度從公掌內機因請于公曰  
 大人祿四千石序辰亦幸竊廩稍酬曩所志今其  
 時矣相與度囊中裝以畀其家市田以賑族葆幸  
 忝屬吏守廣漢公喜于酬素志也為葆言之葆家  
 姑蘇知有范氏義田久矣既聞公言退而取其條  
 畫與其所刻錢君奇之說以獻于公公欣然有契  
 也往歛散之法蓋參取而竝行之盛哉公之用心  
 也不鄙謂葆復俾記之葆聞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均出于祖而饑者弗食等之路人有仁心者宜  
 不爾也公平生學問有得于養心寡慾而居常論  
 議且以能定能應為法茲舉也亦足以見其利已  
 之念輕而待族之意重矣抑葆聞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苟積而不能繼雖樂書不能垂久也世傳文  
 正在丹陽使子堯夫歸取麥五百斛堯夫聞友人  
 三喪未舉盡以畀之文正因期子以廟廊器蓋范  
 氏之賢不特文正而又有忠宣故文正事仁宗而  
 宣相哲廟蔚然相望為國名臣由其所存者異也  
 今公所志不減文正而元度視忠宣且無愧他日  
 建植當遂與范氏方駕矣葆于公無能為役徒以  
 生文正之鄉偶能誦文正之事而遂俾之當君倚  
 之筆愧非其人也固辭不獲  
 于皇帝更化之初年與崇正學尊禮故老慨念先朝  
 鴻儒明師咸錫嘉謚風勵四方謂象山陸先生發  
 明本心之學大有功於世教錫名文安庸示褒美  
 于是慈湖楊先生曰我先人潔齋先生有位子朝  
 直道不阿交進謹論寧考動容稱善天下學士相  
 聞風采推考學問源流所在而象山先生益大光

袁桷象山書院記

明桷承學小子將指江東象山實錄貴溪祠宇荒  
 頽過者悽愴爰相邑南背負巍壁面俯平川清與  
 目謀曠與神謀築室百楹既壯既安遐邇咸集紹  
 定五年桷周咨原隰遂往觀焉始至舍奠先聖退  
 謁三先生祠竦然若見象山先生燕坐而二先生  
 相周旋也升葵訓堂學生序列溪衣大帶濟濟翼  
 翼相與講明問辨皆象山之德也顧瞻之間已  
 足以生恭敬消鄙俗知入德之門規模信美矣乃  
 具以本末上之朝有詔命之賜象山書院士合辭  
 謀願有記桷切嘆世降俗敝學失師傳枯章句者  
 自謂平實溺空虛者自絕高明二者交病而道愈  
 晦書院之建為明道也人道無在不在也烝民之詩  
 曰有物有則孔子亦曰人不過乎物天地大物也  
 日月星辰風雷霜露山川鬼神艸木禽獸皆物也  
 而物非我亦嘗究其所所以然乎物何所始物何  
 所終相更相禪相生相推亘萬古而莫窮是為者  
 其必有是靈矣則必洞然于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之  
 靈有是靈矣則必洞然于上下四方往來古今之  
 變而得其所以然矣其或凝焉滯焉未大昭晰焉  
 者果何為而然也盍溪省乎接乎目入乎耳森列



乎前後左右者皆物也非彼也彼不我外我自外之彼本不隱我自隱之是自蔽也彼不我外我自外我室我也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井井秩秩有倫有理者是孰使之然而不容不然者盍深省乎均是人也剛柔輕重遲速氣質固不齊而降衷常性則一也何古先聖哲察明倫物而我乃未能自別於日用不知之凡民豈其不明歟游談聚議數他人之短長高下燭照龜卜也而何獨自矜也抑不強歟事物觸我少有不平雖甚懦勇不可當也而何獨自立則弱然則本非昏也移觀人以自觀即明矣本非弱也勿力爭而心兢即強矣反手之間耳然則自明自強者何其少物交物而引焉者何其多也此非物罪也盍深省乎省非難常省為難曾子曰三省也以魯顏子亦足以發也以愚此魯非魯此愚非愚學者於此而省發焉肫肫乎葦葦乎意融心悟一以貫之躬行實踐而識矣忠君孝親本有良貴仁宅義路何莫由斯志其基本敬其輿也誦詩讀書則沃以膏液嚴師畏友則鐵砭藥石也死生不二帝臨汝也天下歸仁物我無間也毋楷章句泥物者終不能格物也毋溺空

虛遺物者終不能成物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又曰萬物皆備於我樂莫大焉泥物云乎哉遺物云乎哉噫此其可言者也如以言而已矣猶泥物也言亦空而已矣猶遺物也某幼聞先人之訓曰我不取象山先生曰此事不屬他人嘗屢叩屢不答一日叩愈切先生曰此事不屬他人自求可也嗚呼文天祥重修清獻趙公祠堂記郡所在祠先賢之為守者

守得祠以遺愛然而百世之下君子之澤有存焉者寡矣而聞其風為之興起尸而祝之不謀同辭識者于是上下世道而觀其大節焉故叅知政事贈太子少師清獻趙公并歷事仁宗英宗神宗以忠亮純直為時名臣公嘗治虔治益治杭治越其政本之以清淡行之以簡易寬不為弛嚴不為殘使在漢氏課功第能當不在循吏下抑公所為大過人者不寧惟是當王安石變更祖宗法海內騷動廷臣唯喏趨走莫敢後先獨與司馬文正光范忠文鎮唐執肅介額額爭論不少假借至上疏言財利於專為輕民心得失為重不罷青苗使者非宗社之福公卒去位小人相繼用事濁亂天經孽



芽禍根荆舒之罪穢汚簡册如有介臣斷斷荷  
 無他技中原遺老炳然元龜天下後世感憤追想  
 猶凜凜有生氣嗚呼此真所謂大節關繫於世道  
 治亂升降而不可誣也咸淳六年知贛州大宗丞  
 番陽李侯雷應以公嘗辱為是邦始至訪公祠所  
 在郡治故有祠與濂溪並自濂溪移祀於學前守  
 陳公宗禮始建公廟於城之東偏歲時妥侑習為  
 故常屋弊且壓神不顧享侯慨然曰是不可禪改  
 會歲豐人和廷無徵發于是棟楹欄檻之腐敗撓  
 折者甃甃丹雘之疎漏漉漫者神位祭器之缺失  
 不如禮者所費節約一日新美又更為之門俯臨  
 大衢非徒後觀使過者恭敬焉明年夏五月落成  
 侯時已除湖南刑獄使者將行走書屬某記之某  
 惟吏道苟且逐末忘本久矣侯之先公忠清有風  
 裁于世侯得之見聞獨能尊事文獻景行先哲風  
 示邦人以繹教思其淵源有自來哉清獻距今二  
 百餘年贛石公所鑿也章貢臺公所創也公之事  
 遠矣而其山川猶有衣被其餘者贛人患之曰公  
 生而德澤在吾土公之賜也公死而典刑在吾土  
 公之賜也嗚呼公之在熙寧也當時小人號為得

志富貴漸盡終歸無有賴何地也而公祠在焉後  
 公而為贛者相望豈無可以繫去思者而公之祠  
 巋然靈光何其懿也嗚呼士大夫之於當世其大  
 節可不謹哉

**元虞集建昌縣學記**

至元二年歲在丙子之三月奉議大夫南康路建昌州知

州章貢孫侯輔臣重修其州學畢工學正清江黃  
 君同孫侯來求文刻石識之其言曰學舊在城東  
 州始為縣時前令許錫遷諸城西修江前衡名山  
 后峙高丘古樹得其勝處焉國朝元貞己未陞縣  
 為州官府儀制加重而學亦與之俱崇今四十年  
 矣孫侯實來下車之初祗謁先聖於廟嘆其因仍  
 滋久傾歎弗治游息寂寥絃誦不作思有作而新  
 之乃改元至元之歲詔書來下嘉惠斯文為之士  
 者惟田有租凡役冗汎悉無所與於是章甫逢掖  
 從後學公于然濟濟然感聖明之恩知賢侯之  
 意相先出其布粟浮材於江運甃於野黜聖丹漆  
 庶物輻輳各致其用同日獻功朽者易以新撓者  
 易以壯圯者崇之毀者完之自四月至於八月禮  
 殿講堂重門書閣泮水采芹之亭以次完美堂塗



垣廡齋官學舍庫庖福亦既周悉又以餘力作  
 燕居之堂像其中申天天之容使學者有所觀感  
 則又他郡多所莫及者也覈租入足食飲治祭器  
 作雅樂廣文籍嚴課誦燦然有足觀者自侯之為  
 政言之殆其一事云耳請具書之予應之曰噫子  
 之言備矣而竊有一言之助焉學官者施教之所  
 也急其所而緩其施則觀美以為名而已矣予聞  
 孫侯之先以剛見知於眉山蘇公為著剛說以表  
 之其後朱子為之言曰剛之所以近仁為其不詘  
 於欲而能有以全其本心之德者也侯蓋有以聞  
 於父兄矣乎夫學者何也求全其本心之德而已  
 矣昔者周子朱子皆嘗為南康守其及人者淡且  
 遠矣而朱子之世為尚近也建昌之學者固有及  
 其門而歸講於鄉以與其門人弟子居誦而傳之  
 豈無可徵者乎朱子之遺教曰鄉黨父兄各推擇  
 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來入學守臣公務之暇  
 時就學官講說經旨多方誘掖庶幾長材秀民應  
 時而出是則可為也所謂本心之全德者何以仁  
 也子不云乎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朱子之  
 遺教又有曰建昌有陳大中大夫司馬嵩師徒從

事申郎司馬延義唐宜春縣丞熊仁瞻皆以孝弟  
 著聞宋義洪氏數世聚居娶婦守節皆疏列命屬  
 吏詢其墳墓門閭之所在而表章之以為此地風  
 俗之美非他郡所及天性人心不易之理在昔既  
 有今豈無之然則昔之大儒君子縉紳先生之望  
 於建昌者蓋嘗如此嗚呼不詘於欲之說長民者  
 庶幾先之申之以孝弟之義使其人皆知行仁之  
 方而有以全其本心之德則風化之美鄒魯云乎  
 哉而廟學之修不  
 徒然矣宜可記  
 紫山全真長春觀記  
 元統乙亥  
 黃長春觀住持劉天素志元以奉新尉譚君霖之  
 書來求記修觀始末譚君子表兄也故為叙次其  
 事云觀在縣治西有林麓之勝邑人紫山鄒廷佐  
 之所作也廷佐世為邑大家皇慶初遊于臨川見  
 有為全真之道者作宮以容其同學有堂以游息  
 至者如歸曰雲堂又為靜坐脩習之處以槃水置  
 大孟穴其底如鉢堂瞻顧嘆息而曰善哉吾邑未  
 起止之候曰鉢堂瞻顧嘆息而曰善哉吾邑未  
 是我當為之蓋歸而經營屋室數十間請全真之  
 有聲聞者求嘉金君志陽以為師表處之環堵之



室謂武當王道行剛方有守請主木石之役其規制特草創耳而金君名著四方清侶川至雲合廷佐度不可已乃克大之廷佐求事闕神罕元師者祠之于中而老君元武殿雲堂鉢堂方丈園室門垣庫庖之屬以次而備特買田五百餘畝以為之食約主觀者世掌之勿敢有所變易吾子孫亦勿復問也未幾金王二君先後去劉道源谷道元繼之改延祐之年嗣漢州八代天師名之曰長春道院而神僊演道掌教苗真人自京師出文書護之名曰長春廷佐遂棄家累制黃冠野服而服之食飲寢息於其中而終身當谷道元之時遭歲祲租入不完譚君夫婦以私田六十畝有奇增益之谷殿鄒世資世傑率邑人與居其觀者請天素主之天素者金君弟子也後聞許旌陽淨明之旨於西山劉玉真先生與金說契居豫章五靈道院不肯來請之力乃曰吾不能以曲謹事施主家吾擇人共事不以私自利者如吾約則可既至期月之間眾廢盡舉居繕而眾安乃曰教必有所自出而混元之祠不居正位則不知尊乃遷挈祠他所以奉老君譚氏為塑老君像及全真傳教諸司與護衛

者金銀丹碧之飭曄如也又為制年燈几案祠共之具備極堅好皆天素之志也天素曰吾全真之教自重陽王君一傳為丘神僊首為太祖皇帝所知召見龍墀啓神武不殺之旨有功於中原生靈多矣其教之盛非偶然也金君早遊江西遇異人有得遂入宜陽周山而居稍為人所知為立壇宇來趨之者成市有隱人簡君子者直入坐上坐眾人愕然不識也金君識之敬謁惟謹簡君子視之漠如也即相攜而出簡不知所往金亦不復還遂至於臨川從鄒氏之請矣居年餘往龍虎山先天觀後石崖上結草以居人跡罕到而慕道參學者窮日力始得一之亦不能久也或得其一語指示信之而自守者蓋亦有之如此者將二十年山下人有痼疾攜請抹君問而脉之即愈由是有疾苦者不憚勤勞而至君又去之今在武夷山中君不髻不冠人謂之金蓬頭云天素又曰昔唐顏魯公撫州刺史凡管內名山僊宇皆為之大書深刻于石故五六百年之間莫敢有廢之今後出者適公寓此邦當出一言以傳信於吳澄都昌鄉賢記四方俾勿敗壞焉可也是為記



秦漢而下孔孟之傳不續歷千數百年乃得宋河  
 南程子遠承孟氏之緒而道國元公周子實開端  
 於其先徽國文公朱子又集成於其後二子當熙  
 寧淳熙間俱守南康郡南康偏壘也傳道二大賢  
 嘗過化焉都昌南康屬縣也疇昔仁風之所披拂  
 教雨之所沾濡流芳遺潤世猶未民社而稷之尸  
 而祝之也固宜考江丞相修學碑周朱二子有專  
 祠在學邇年廢而莫舉詎非掌教非人不以為意  
 歟天曆已巳教諭萬鈞用至惕然大慊白主簿黃  
 將仕孚轉達縣丞何進義某縣尹李承務某僉議  
 諸協遂營明倫堂之西翼室設二子之位扁曰先  
 賢祠允謂知教之本者鄉賢舊亦無祠若朱門四  
 友西坡黃氏梅城彭氏厚齋馮氏昌谷曹氏萃祠  
 於明倫堂之東翼室強齋彭氏深居馮氏暨古心  
 江丞相配扁曰鄉賢祠表章尊奉之餘靡不棟慕  
 典起其於人心世教豈小補哉况聖時崇尚義理  
 之學二子皆從祀孔廟學者倘不惟二子是師循  
 習卑陋猥同時輩微近利迷遠志則負公朝愧先  
 師矣師二子宜何如也定而無一物留於心應而  
 無一物垂於理思必通微動必審幾博文以明善

約理以誠身敬主諸中義制諸外其庶乎教官其  
 勗率邑士精熟朱子所釋諸經諸傳周子所著一  
 圖一書及求之已而真誠實踐可也抑自古逮今  
 者教必有政區區於邑校之教幸之所務明倫堂  
 北豪民侵疆久弗克正職典造造誘其餌而不顧  
 今教官踵前官之所以行具贖於縣簿贊縣尹督  
 府史究竟根株上事於郡率能歸六十年已失之  
 地於黷官教外之政此其一爾主簿孚少從余學  
 請為作先賢祠記而余因及治官西陽宮記文章  
 教官之可書者并書之以勸方來西陽宮記文章  
 世雖聖賢之餘事然其盛衰絕續之際實關係乎  
 天地之氣運周秦以前尚矣先漢賈馬二子以來  
 八百餘年而後唐有韓子韓子以來二百餘年而  
 後宋有歐陽子天之生斯人也固不數也是以百  
 世之下萬口一辭稱為文章之宗主尊其人則敬  
 其人尊其人則敬其墳墓所在乎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  
 陽宮之記也西陽宮者何歐陽子之親之墳墓所  
 托也昔韓子三歲而孤先世墳墓在河陽時或往  
 省歐陽子四歲而孤二親俱葬吉永豐之瀧岡終



身不能一蓋其考崇公官於綿而生子官於秦而遞終妣越國大夫人鄭氏以其子依叔父隨州推官越一年崇公歸葬於吉葬後還隨歐陽子年二十預隨州貢年二十四登進士科歷任多在江北及留中朝年四十六而大夫人喪次年歸耐崇公之兆葬後還穎崇公之葬距越國之葬踰四十年越國之葬距文忠公之薨又二十六年六十年間欲如韓子之一省墓而不可得其墳墓之託幸有西陽宮焉宮在永豐沙溪鎮之南舊名西陽觀莫詳何代肇創宋至和乙未道士彭世昌起廢掘地得鐘識云貞觀三年己丑西陽觀鐘崇公諱觀聲異而字同不詳本朝改觀為宮宮之後有祠堂合祭崇公父子阡表世次二碑暨於一亭中間祠堂敞里人陳氏新之淳熙丙午誠齋楊先生為之記其後堂復敞陳氏子孫重葺咸淳丙寅吳齋歐陽先生為之記莆陽方侯松鄉守吉出錢十萬命邑尉陳元勳修築瀧岡阡之門與墻紹熙辛亥艮齋謝先生記其事尤為該備獨西陽無片文可稽祠堂初記丙午至今一百四十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鞠文質丙寅至今亦且六十四年矣而宮之道士鞠文質

始遣其徒蕭民瞻來請記建宮本末民瞻之言曰宮面山枕溪拱抱明秀金華桃源翼其左龍圖鳳岡峙其右地之廣袤六畝而縮禮神安葬室屋俱全完宋南渡後道士賜紫者四劉師禹陳宗益彭宗彥魯若拙也田之歲入以斗計三百而贏則宮之可藉以永久者田也而予竊有慨焉嘗聞諸禮士去國止之者曰柰何去墳墓也子路去魯顏子俾之哭墓而後行然則古人未嘗不以不得守其墳墓為戚也而唐宋二大文人栖栖無所於歸末年就京就穎而家悉不得歸近墳墓豈其心之所樂哉今瀧岡之阡歲時展省如其子孫者西陽宮道士也據禮之常揆義之正雖若可憐倘非歐陽子之文上配韓子如麗天之星斗光于下土與天無極人之尊仰推之以愛敬其親者亦將與天道無極則亦何以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哉夫能使其親之得此於人也其不謂之孝子哉夫得謂之孝子也而但謂歐陽子為文人可乎哉噫

**歐陽佺錦**  
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西陽宮之記也

**江橋記**  
自歷官宣政院往來必經是橋偶見其敞



以已貲修之鄉人嘉其成功相與名其橋曰錦江  
 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敝于伯川又新之屬  
 予記予惟大夫士得意當時歸榮故鄉其志不以  
 宿昔恩讐為先而能思以一己之惠為方來無窮  
 之恩若玉溪之于斯橋其識豈不高且遠哉曰錦  
 江者雖出于鄉人愛敬君之辭亦必敬君有以得  
 鄉人之愛而後然也伯川不墜先人之令各重葺  
 斯績以永鄉人之美意豈非孝乎在禮祭則設先  
 人之裳衣以其嘗服被也是錦也者玉溪昔者服  
 斯榮于其鄉伯川葺之不盛于當祭之設乎江發  
 錦山道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為礮一為隄岸二為  
 屋十有六楹中三間為樓初修以延祐之六年今  
 修以至正之七年伯川才器通敏今為岱山塲塩  
 司今克廣先志不獨斯橋為能上而長安昌溪藍  
 田平田高原下而平山龍江晉安雲峯 三賢書院  
 百餘里間凡建十餘橋行道皆甃以石  
 記 洪之奉新三賢書院者春陵周元公眉山蘇文  
 忠公脩川黃文節公之祠也邑庠舊祠三賢以  
 元公知尊周子之學而不能知程子之賢黃太史  
 之辭章足以極周子之形容其行義乃不足以獲

富鄭公之識鑒孟氏所謂智之於賢者命也蓋蘇  
 黃之知周子即孟氏所謂性歟慶曆元祐諸公之  
 罕接於濂溪眉山之不偶於洛學修川之不見察  
 於彥國豈謂命歟二賢生平起敬周子之心一日  
 著於文墨議論之間詎知百歲同堂之祠實張本  
 於斯焉是亦孟子之所謂命者歟元固願士之來  
 游來歌於是者厲其希賢之志勿誘于命務究所  
 知謂性不謂命焉前修遠乎哉元之是記庶幾可  
 為諸士友進修之一助云謙亨字仲謙有德皇于  
 里中祀梓克紹家學梓登元統進士第歷官以清  
 幹 揭侯斯孝通廟記 臨江新淦之上游有鎮曰峽  
 聞 古祠在今德慶之悅城鎮峽江受吉顛南安諸水  
 又豪商大賈之所會兩山如束水勢湍悍歲數壞  
 舟楫必有嘗受神賜于嶺海之間而分祠于此以  
 厭水患然不可攷矣凡舟楫上下水旱疾疫必禱  
 焉至大二年鎮民唐文壽既倡義以啟其樓延祐  
 改元王友忠復新其殿至元二年丙子之夏余扈  
 從上都廬陵龍立忠始介臨江孔思濟及其郡人  
 李源請志麗牲之石夫作于始封之廟則有唐宋



之碑今作于分祠必繁見神之始末俾乞靈者知所本也按唐李景休趙令則碑神為秦温氏之媪漁于程溪得巨卵藏于家生七龍五雄二雌從而祭之鱗角既具乃放之江媪日侯江次龍輒薦嘉魚于媪若致養焉者始皇帝聞之召媪媪行中流龍挾舟而還媪死鄉人塋之程之左溼絳水之濱後有衰麻而杖哭諸墓且惡其迫朝汝也一夕大雷電遷之高岡鄉人祠之始此自唐天祐歷宋由永安郡夫人五命為崇靈濟福妃五龍子皆爵徹侯二龍女皆夫人額由永濟改曰孝通大觀二年所賜也夫物于天地莫神于龍有功于天地莫大于龍故其德配乾為鱗蟲之長出入變化不可測度媪非產龍徒以養育之恩生則薦鱗食以養之死則為衰麻以喪之遷宅兆以寧之學士大夫之子孫猶有不能而龍能之則知忠孝之大節又莫過于龍也龍之德其至矣乎夫龍潛于深淵之中待時而動所以感雷電降雨澤鼓濤浪摧崖裂石皆龍之能事也而謂善覆舟溺人非龍之心也違孝悖忠賊仁害義自絕于天者適與之遭耳宋之時吾里有孫先生伯温者攝象州守部饑襄淮

渡巢湖大風濤幾覆舟先生朝服拜于舟龍君出答拜水上風立止龍之佑助善人如此苟為善龍有弗佑之者乎由是觀之人之遇覆溺者非龍也人也福善禍淫天之道求福不回人之道天人之際龍知之矣媪以慈致龍之孝廟食千五百餘載龍其可誣矣乎敢書以告乞靈者至元二年丙子六月甲辰記



江西通志卷第五十終

江西通志卷之第五十一

碑記

明王禘改建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

所謂敷淺源也後世匡裕結廬居之故名廬山禹貢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世又稱之為廬山也蓋自崑崙分支南為衡嶽以作鎮荆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為五嶺而東北為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而扶輿磅礴之氣來之攸遠聚之頓特鍾美精粹結體巉峭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並稱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阜並出以扼大江東來之勢是為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土木秀潤是為南康當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遽止為峯者五嶄然雄絕為五老峯五老之麓散於群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其左傍諸岡遡流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列其後如屏障然相傳郡故濱湖為治其徙置



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文公朱夫子先生以淳熙六年來為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功效大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扁名之曰六老蓋以先生配五老而為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茲峯而南康由軍獨以先生與茲峯並稱為守者不知幾何人而後人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為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張子程子復續其傳而道以南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茲峯而為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然也夫何十年以來為稱固出於人心之實見非偶理禱來同知府事及請於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沒官者五楹間建之於廳事之後因仍以六老之名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姬君權皆協力贊成

胡儼温忠武廟記

豫章城南有晉侍中大將軍温忠武公廟者以公之墓也公咸

和初為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豫章乃江州刺史治所也公至豫章親祭徐高士之墓仰其風節愛其山川言於朝曰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單車刺史居之蓋公之墓不行而心實重焉故臨終之日與陶侃書云蓋公之墓豫章侃從公之意也後朝廷追公勲德將為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比侃上表并公書得停棧葬今廟之後有坎隱然實公之墓故老相傳舊碑載墓去廟三十步所廟近排岸司瀕於江歲久為水嚙今廟徙臨墓矣而舊碑亦湮沒世俗無知者因訛為宋司馬温公豈以公嘗為劉琨石司馬故耶鄉人歲時祀事惟謹有以事禱者輒不得上鳴呼復禱曰廟無碑豈非欲得祭酒之文乎遂得上鳴呼公之事載諸史冊彰然輝映今古公之精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亘千載猶一日公豈以予言為足傳耶特以予能正其訛耳嗚呼公當晉室之微能以勞定國豐功偉績不獨著於王室而豫章之人不受王敦蕪峻之禍公之利澤深矣公不棄豫章而妥靈於此豫章之人



豈能忘此所以世世祀公而不絕也公之祀應祭法余故表而出之

程大昌澹臺祠友教堂記

豫章總持寺之東有澹臺子羽之墓本圖經所

傳為信也司馬遷記子羽從弟子三百人南遊至江班固又言子羽居楚友教士大夫豫章在春秋為楚則子羽宜有墓然京相璠記子羽泰山南武城縣人也有塚水經陳番裴氏鄉又有子羽塚是一子羽也而稽之圖記其墓三出矣酈氏雖知泰山陳番必有一誤顧不敢堅決以為孰是則豫章圖經其得獨為信哉且子羽名施後世自子游之宰武城始以予所聞世蓋有四武城也左馮翊清河定襄皆隸趙且定襄在西故也若子游之所掌宰其實魯邑而東武城者魯之比也故漢儒又加南以別之史遷之傳曾參曰南武城人者初加也論語無此也子羽傳正次魯子遷務省文故叙其邑里止曰武城至京氏則指其墓在南武城縣明其為魯也夫子嘗欲適趙及河而返曰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韓愈亦曰孔子西行不到秦是秦趙

之地皆未始經行也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是絃歌云者於南武城乎聞之豈其秦趙歟東武城有絃歌臺遷志遂定著以為子游所宰之邑則誤矣夫聖賢遺跡衆矣詢考二事其真偽固已相半其可勝辨哉雖然予於其偽也而有喜焉受之鹿臺之石椁徧四海無復出者荆山歷山首陽則不一其地後世去古聖賢絕遠即無所事畏亦無所有諛而爭獵以自夸耀于是有一事而彼此互相同者此其意豈不甚可喜也哉嗚呼其可以使人慕向如此無乃聖賢之澤久而不泯也歟其亦民之秉彝者無古今故好是懿德也歟則其信也乃其所以為可尚也况今之疑未必非昔之信者歟淳熙元年予將江西漕過子羽墓嘆曰楚在春秋士能讀墳典丘索已博矣其後屈宋遂為儒宗非友教遺澤歟其尊鄉固宜遂築堂祠之命曰友教

縣社學碑記

社學者社立一學以教民之子所以養蒙歟才視化觀治者也自庠序教

廢民之子蓋不復教之鄉而輒入其縣州府學其童子事未之習未知室家長幼之節而業已學先



聖禮樂講朝庭君臣之禮矣按古制里有序鄉有庠民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太學少學歛才之地而縣州府學是已今既不教之鄉以為養此而欲視化以觀治難矣是以治天下者憂焉縣必里立一學曰社學設師歛才以養其蒙乃其師不曰予養蒙者也顧月徵其課金雞米酒食民之子或苦而不來則輒稟諸官勾攝而鞭笞之民見其師非惟不養也而又苦其子曰是役我也則潛賄其胥吏而脫其子賄者脫貧者萃其師必飢餓謝之去官者則顧謂人曰甚哉社學之於治乖也茲說行則民志愈惑相煽以成俗至莫可救解高皇帝嘗茲焉憂見其俗莫可救解又值天造之初直發艱哉之嗟而止正統間既設提學之官又仰念高皇帝之憂之嗟也於是詔天下縣里設一學以教累朝相因於勅督學官也必茲諭之今八十年矣而天下之社學卒不興成化初提學江西僉事潮州李公力為此刻石冀望然未聞繼其後者也今所立學毀失盡矣古之制誠不宜於今耶

抑天不欲復三代之治所謂有君而臣非其臣哉夫先其近則遠可屈舉乎大則細易力規畫詳則循之可久予今俾先立社學於省城以為十二府之望十二府各立其社學自為其州縣望州縣又各自立於城市為諸鄉都望諸鄉都學則先大鄉都以及其小此亦遠近細大之義也南新二縣者省城縣也今立社學一十六處曰民葵曰物理曰崇真曰洪恩曰高士曰奎章曰滄洲曰蓼洲曰通濟曰高節曰通真南昌學曰思賢曰文奎曰修仁曰崇文曰崇信新建學諸學附城外內布散而相錯余謂其官曰學精選教讀一如例復其身待之誠禮勿令徵課金雞米酒食而苦民之子勿使民以是為役而潛脫之也教讀不才者黜之才者吾將舉而用於時又謂之曰自今非社學生其勿入其縣州府學曰此古稜少學之意也於是學又設門子一給其薪水或增屋以處其家室於乎其亦詳已亦直欲為他府及州縣望之而行耳已如此而猶有所不行其非予辜哉南昌社學始於知縣吳守正成之推官李先芳新建則知縣游璉之為經營二縣社學者南昌縣學訓導達賓也今以其



備細鑄之石下方  
 浩然堂記  
 浩然而塞乎天地之  
 立諸分司廳右  
 然存之者寡焉其見也則係乎時時有不幸無之  
 也士有是氣嘗苦抑而不伸焉鼓之而使伸則  
 又係乎上之人焉雖然其幾微矣幾微則風神風  
 神則颯颯溶溶被物而物不自知江西以忠義推  
 士尚矣推者以文山疊山為最文山之後則有練  
 子寧黃子澄焉夫二人者其禍烈矣乃其後則又  
 有劉公球鍾公同相繼而起此亦謂之風非耶文  
 皇帝嘗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嗚呼帝之  
 德至矣豈欲鼓天下之氣而慮其有弗伸耶不然  
 何聞其風者之興之勃也夫忠孝常變一也有不  
 一者係乎時者也苟時矣即不幸猶幸也故曰其  
 見也係乎時反是則人矣非氣之罪也知風之自  
 與時偕行煥乎事業炳乎文章沛乎與天地流行  
 嗚呼非斯人其孰當之哉此所謂浩然之氣也余  
 至金川顧瞻練公故里既令立祠祀之刊其  
 遺文以布之又名其祠之後堂曰浩然堂  
 祠亭碑城也觸磯頭岡則俛而東南折數里始北

達奔也登其岡望盡見其奔北俛折之勢於是智  
 者悟其理勇者宛其氣仁者堅其塞達者紆其謀  
 亢者抑其志是故古之賢人才士生其鄉也游息  
 增益其所不能過之登也依徐繾綣而弗之忍去  
 也故此夜扁舟之味則有新安之朱磯山杖屨之  
 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則有雪坡之姚  
 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耶是江也既與  
 其詠章而往來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其地祠之  
 明矣正德七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望江曲  
 之勢見其上祠也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鬼而  
 作三先生主妥於其內及予還也則知縣吳嘉聰  
 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登之益  
 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折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  
 貴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謂理也何也  
 智有所不役勇有所不用謀有不徑情志有不直  
 遂仁有所不乘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終而必北  
 者非勢也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王  
 先生之祠而覽其勢之所以與言道登斯亭也謁王  
 有取於費宏南康府城碑記  
 春秋書城築數十傳  
 謂慎土功重民力故



雖時必書然虎牢之書又特責鄭之不能有益地  
 有所必據城有所必守虎牢巖邑可以限荆楚制  
 諸侯而鄭之君臣乃忽焉弗圖卒以資敵取侮豈  
 足與論王公設險之義哉南康前瀕彭蠡後擁匡  
 廬控楚引粵為江右喉襟地遡之前代無城我朝  
 九江置戍聲援相及恬嬉既久牙孽莽伏變起倉  
 卒則保聚罔所恃焉前此北寇南侵浮江奄至守  
 者瘁於防遏民苦焚掠太守陳侯時甫至每慨然  
 念之曰吾朝廷守土吏也守之不固責將誰諉乃  
 請於巡撫都御史孫公燧巡按御史屠公喬驤其  
 議皆以罰鍰帑金佐之募工伐石築城始於戊寅  
 正月明年五月城成門五濬陽彭蠡建昌匡廬星  
 子也而疏水之關附焉環廓箭臺三十有二其周  
 千丈其高二丈形勢壯偉足以保障基址堅厚可  
 圖永久侯之功於是矣侯以正德丁卯由中臺  
 來未幾以憂去壬申復來前後在任凡十有餘年  
 嘗築土垣堙實壑輒壞於雨易以巒石壞於雨者  
 又過半焉及是功乃就緒士民德侯欲後之人知  
 所由始而圖其終乃告於侯曰此城古無而創於  
 今不可不紀之貞珉以垂不朽侯爰走使徵子記

侯持已泄官老成謹厚政先惠利務實遠名久益  
 孚於上下故屢興大役民不怨讟侯之功澤山崇  
 水深又何侯於予之書之耶予獨有感焉使侯不  
 久於茲郡則雖志於城築亦無由盡其經畫之才  
 無憂民之誠則雖才足以有為亦未必能勤勞官  
 事如此其匪懈也是知用世者必誠與才合而用  
 人者必久任以責其成夫然後天下之功可立而  
 天下之民可安矣此則予之所欲書而不容已焉  
 者也侯名霖字時雨弘治癸丑進士治罷多美政  
 屢膺薦剡城特其一事耳相侯者同知張君祿通  
 判蔡君議俞君椿推官王鄭以備廣信府學記之信  
 君詡及星子令王淵之云鄭以備廣信府學記之信  
 文廟宋有朱考亭記文在嘉定端平又訂考亭釋  
 奠儀式學者洛濂雜遡洄捨此無復之未幾厲  
 偽學之禁又未幾取生徒豢之肉食醴漿間未見  
 其能邈洙泗也皇明重開混沌郡國祀素王號大  
 成殿主以守令其後佾舞從下迨世廟釐像主為  
 木易王號為師於制無弗備皇上既俎薛吳胡王  
 四先生兩廡頃進羅豫章李延平臣偉嘗遂象上  
 未議禮臣彙據以聞得俞於典無弗允云朕信當



天順間守金公銳一大拓新嗣是侂圯侂葺語在高都憲明及學士張元禎記中偉少廩郡庠摩抄考亭碑不可得說宋德不盛於明而明學及遜於宋宋禁考亭學而有志者及陰存其記明尊考亭學而無忌者及顯倍其說未嘗不嗟咨慨嘆也相君甫中鄒公來貳信承檄盼篆學道愛人當行罷者惟力是眎民懷吏怙朔望行學道見學宮鞠為茂草桷朽棟撓承祭者慮將厭焉若不能卒奠幣不得以時緇故諉迺貨賄迺集丁夫迺延梓塲設色刮摩塲埴之工迺飭丹堊木石漆鐵蜃灰魚膠之屬以俟條監司何山沈公曰諾卜吉尙勢以某官董厥役郡中民大和會既落成丁巳秋上丁相君率學官博士弟子員釋奠先師泮牆言言廟貌奕奕籩豆靜嘉佻舞有輝凡有事於廟容自讎讎乎而手自翼翼乎而足自踰踰乎而卒未嘗騷騷鼎鼎乎而蓋未施敬於人而人自肅又以前始之艱徵不穀言垂久遠文中子曰通於夫子受罔極矣不穀謂凡血氣而人也者靡不於夫子罔極也者豈獨通哉夫子天也祀天難繪天尤難燔柴者非德不馨而欲繪性道文章於語言文字已落第

二義矣雖然我上下四旁而天無不在焉天實近人曾未有一幕無天之處以自假我子臣弟友而夫子無不在焉夫子實不遠人曾未有一席無夫子之地以自寬人第昏而不察耳而不求之釋奠乎士方闔室或使其躬僂焉如不終日今廟焉而肅朕起敬無敢跛倚者何物乎起敬則容不與莊謀而莊至手不與恭謀而恭至足不與重謀而重至蘋蘩筐篚綴兆舒疾於考亭儀式無不中又何物乎是秦火所不能灼孔壁所不能存老釋所不能亂荀韓所不能翼宋氏厲禁而不能損漢氏表章而不可益者也使闔室而盡廟乎僂焉而盡釋奠乎去聖人何遠之有朕後知古舍菜之法所以善養育人而相君為知禮樂致治之本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皆所以游其志而存其心多士誠觀入廟肅然起敬之心近乎涵養用敬朕一一中乎儀式又何物不恪邪守而弗失息焉游焉居則砥礪廉隅出而忠君愛國論秀而升於司馬使國家不煩棘寄不設編武而坐收養士之効端在茲矣抑為治有源而起化有本今民生日瘠薄吏治日汚下人才日



纖細而士風日澆漓乃識者不憂此而憂彼蓋民  
 生吏治其敝也固源本之患也非郵非傳而枝葉之病  
 而人才士風固源本之患也無術相君聽斷衷辟以  
 流播敞也無形而救之也無術相君聽斷衷辟以  
 情臨馭寬坊表正以身率士而能留心源本此豈  
 簿書期會之吏哉抑又有懼焉前記為考亭而今  
 記者不穀也不穀早溺詞章之學方寸一片地反  
 弗莫芟今禱被出仕學兩蕪因誦考亭所為知有  
 科舉而不知有學問若砭痛處又憶記中語祀先  
 師於學宮蓋將明夫道之有統使學者知鄉往而  
 幾及之非徒脩牆屋盛器服升降俯仰之容已也  
 孟子曰人皆知糞其田而莫知糞其心士苟以新  
 廟貌者新其心升降俯仰云乎  
**汪俊疊山書院記**  
 哉敢告後之君子而併以自勗  
 有宋忠臣疊山先生謝公枋得既伏節二十四年  
 門人虞舜臣率其徒築室買田祀公於戈陽之東  
 元省臣請于朝為疊山書院元亡院廢久莫克復  
 至景泰甲戌郡守姚公堂擇地於郡城之南為屋  
 以祀先生仍扁曰疊山書院志存舊也迨今垂六  
 十年凡幾脩矣正德庚午春大雨雹公私屋瓦盡

壞是祠殆將壓焉太守陸侯徵大懼無以安神靈  
 謹時祭也亟命修葺於是凡材之腐於屋者石之  
 泐於址者甃之圯於垣者率撤而新之而祠宇復  
 完提學副使李夢陽適來視學仰睇循觀煥若初  
 構嘉侯之有作也爰命俊記其事以詔來者夫天  
 下有治亂國家有興廢而人心有不亡者此天之  
 所以常運地之所以常處日月之有常明江河之  
 所以常流萬物之所以常育且蕃而不至於泯  
 滅者也以常流萬物之所以常處日月之有常明  
 生艱難也初宋之為元也天下不復知有宋矣而先  
 下之大不能奪一人之心非其所以不亡者耶雖  
 朕先生事宋忠矣而無救於宋之亡心則盡而功  
 則寡也嗚呼君臣之分萬世之義也先生獨能全  
 其不亡者以死而君臣之分萬世之義也先生獨  
 常處日月常明江河常流萬物常有率皆不失其  
 所先生之忠在宋宋不及報之先生之無窮焉有司  
 則夫崇奉之典廟食之隆固當垂之無窮焉有司  
 之知務者誠莫敢或之先也俊也生與先生同邑  
 讀先生之文章而仰其高風亦既有年矣乃今獲  
 託名於祠下豈非幸歟若李公之節操已著於中



羅倫重修李泰伯墓記

朝陸侯之惠政方達於四境蓋皆無負於先生者也。生而必死聖賢無異於衆人也。死而不忘與天地並久日月並明其爲聖賢乎。泰伯先生其亦聖賢之徒乎。先生姓李氏諱觀字泰伯學通五經尤長於禮以文辭自立其言大而正郡治北有鳳凰岡先生初書院其下學者餘千人南豐魯子固其高弟也。范公仲淹余襄公靖交薦之召爲太學說書卒年五十一。葬鳳岡之麓寶祐二年郡守楊瑛立興文堂以祀之。開慶元年郡守曾埜更其堂曰思賢右立。盱江書院仍舊名也。書院廢而先生之墓墟矣。成化三年春長樂謝公士元來守郡夢先生對浮大白飲覺而異之翌日有白於府曰盜發先生墓矣。太守具棺衾將易葬焉。啓擴視之二大白宛然夢中見者。夢方解於是議請祠如故事。會吏部主事左贊以請命下立祠。塋扁曰景賢祀以少牢。春暮行禮歲如初。又募閩石工大營冢壙壙以石爲之壙中高五尺廣視高損一深廣倍之中甃加壁外錮以石前廣若堂繚以周垣。湖西羅倫辦香謁之太守述其夢曰先生之歿距今四百十三

年矣而精神感動有如此者。燕子曰不依形而立不恃立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其此之謂乎。曰視煙草中豕累累然太守嘆曰是庸非人乎哉。倫曰何獨此也。桓山之石驪山之錮庸非人乎哉。其圖身後者非不至也會幾何時狐兔穴其傍樵兒牧豎躑躅其中草中累累者曾不若也。方其生也柄一國之雄擅四海之富何求而不遂哉。身死而遂不保焉。何也。先生以蔀屋寒夫初無一命之榮尺土之富而身後之榮終乎天地焉。君子其知所擇矣。太守曰夫子之言雍門周不如也。請告邦人庶有聞先

秦夔預備倉記

上即位之二十年海內無事民

生之風而興者。秦夔預備倉記。年海內無事民物豐熾天道惡盈咎徵繫之是年夏秋陝右山西河南北皆大旱種不八土環數千里內民饑相食壯者流徙斃踏道路不可殫數守臣走驛馬告饑聖心靡寧遣使齎御府金帛及割東南上供米動數十萬往賑卹之。冠蓋相望間又咨詢在廷求所以禦災之術於是二大臣交章言漢用耿壽昌議置常平義倉歛之於豐稔之秋散之於荒歉之日此萬世不易良法我國家尤重此舉而冗官墮



吏頑弗事事蔑下周上苟具文書甚非所以禦災  
 患重民命之意請下有司督察徇名責實庶臻實  
 效制日可遂下御史臺督畿內并在外藩泉以及  
 州若府大小諸臣罔不慄慄奉行而建昌實隸江  
 右統邑有四惟南城為最鉅生寡食眾而備荒之  
 策尚有愧焉矧茲城舊無倉基率寄困於府軍儲  
 倉之左卑陋狹隘非久變以成化壬寅待罪是邦  
 嘗有志興創未果至是懼無以稱上德意則謀於  
 同官西蜀曹君文瑞河間傅君廷用姑蘇陳君一  
 元暨邑令余濬又上其事於巡守藩臬重臣咸是  
 其議乃悉出庫藏現貲易穀於民之巨室得穀之  
 以石計者餘三萬視舊儲在倉者加三之一焉復  
 卜地於城東學宮之旁宅高而陽於倉之址為宜  
 遂立方位集材鳩工帑出於官一不煩民懼騷擾  
 也又擇才幹大姓若雷昱輩董其事晨作暮輟不  
 亟不徐經始於夏四月己巳越八月戊申訖工凡  
 為屋總若干楹高墉巍峩邃宇靚深既固堅以克  
 永年而南城之倉遂甲於他處落成之日米穀雲  
 集千夫荷擔我倉斯盈於是鄉民老弱縱觀咸咨  
 嗟太息感皇上帝所以安養元元之意且請為文勒

石以示久遠夔惟天災流行古所不免惟上知之  
 君能消變於未萌圖患於將然廣儲蓄節財用以  
 備不時之需故雖不幸而有水旱之災而民皆含  
 哺自若如堯舜之世是已後世之君不知務此惟  
 厲民自養至有賦間架陌錢入於瓊林大盈而視  
 民間之有無漫不加意卒之變起肘腋為天下笑  
 今皇仁如天因一方之虞遂憂及天下惴惴焉惟  
 民食是慮是圖若揀湖揀焚之急實宗社無疆之  
 福祈天永命端在於茲而斯倉之建乃其兆歟雖  
 然天下之事久則玩玩則弛弛然則繼此而往所以  
 時察屢省而務臻養民實效者又在吾儕之所當  
 共勉不然苟具文書以為塞責計則豈惟有負於  
 今日聖天子之休命

湛若水撫州府新創三賢祀

抑亦貽贖官之羞  
 記 撫州三賢祠者太守魯君汝檀請於撫按督學  
 月而告成祠為堂室者三而為大門者一示異室  
 而同趨也撫之士人咸欣欣以來樂觀厥成太守  
 何言哉在言乎哉在諸君諸士之心已爾夫聖人



之學心學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此知道之言也何以謂人為天地之心人物渾然同天地之氣也之精靈者即心心之生理即性惟是一心一性非有別心別性故天地人物之氣之心之性一也如彼脂燈之火石中之火水中之火火之光火之光大者如日月之光非有別光也乃其精靈者之光也是故性者心之生理也故天地不能生人人不能生自心不能不生性也或問道可傳乎白沙先生曰可自得不可傳張子曰知死而不亡者可與語性其幾矣是氣是性是性宇宙內渾然大家一物不能分以自私不能舉以與人無有同異無有彼此不待堯而存不隨桀而亡何傳之云所可傳者法爾開心知見之法爾開其蔽之者之法爾今撫州太守存心政教既行鄉約爰祠三賢此心也巡撫汪公巡按李公沘公皆可之此心也督學蕪公可之此心也其僚協贊之此心也人士樂觀之同此心也撫之三賢陸象山吳草廬吳康齋之學此心也象山先生立其大者深明宇宙性分之一契道體矣契此心者草廬先生博通群經猶云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明幾微矣明此心也康齋

先生收歛沉潛過而自訟啓勿忘勿助之機見焉飛魚躍之妙見此心也或曰敢問三賢之學安所似曰象山之學直詣高遠似魯點草廬之學測識超脫似子貢康齋之學確實謹嚴似曾子故一峰羅子曰康齋一傳而有白沙諸賢同此天地之心也曾子象山草廬康齋白沙諸賢同此天地之心也不能外天地之氣之性也故曰一也何有同異何有彼此人所造淺深異爾曰道莫大乎出處敢問三賢之出處安所似曰象山之出處似柳下惠不卑小官必以其道草廬之出處似伊尹故治亂皆進五就湯桀康齋之出處似伯葵故不屑就已望望然而去之然而易地皆然矣何居曰三賢皆天說以復太守記于石以與是邦及四方學士商焉

**楊廉豐城縣新埽記** 治水猶用兵以正合以奇勝而後可以盡用周禮曰善溝

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鄭氏謂淫乃水淤泥土助之為厚此其後世之所謂埽乎豐城地勢低窪諸隄以縣治之隄為要縣治之隄以埽為要埽也橫波突出成功最難郡守祝侯瀚下車之二年



親臨豐城進父老諭之曰今之水勢惟宜埽殫厥心力且暮躬跡說以先民民忘其勞不數月而埽成可以經久此其于用兵為奇勝謹記以告來者

**鄒守益劉忠愍公球祀典**

兩谿劉公以待講疏天下十事首勸聖學以正君德終脩武備以防外患上悅之下羣臣議會權璫王振怒其侵已嫉奸党馬順誣以事下獄公厲聲憤罵竟支解其體天下大夫士悲公之忠禁無敢言者會稽布衣成器為文哭于龍山名曰祭忠臺土木之變朝廷族振家而羣臣竟擊順于廷其党咸棄市始贈公翰林學士謚忠愍遣守臣諭祭于家復祀于吉安忠節祠位次文忠烈下而公之子鈺及鉞市地邑治之北以創專祀當道好德者顏其祠曰旌忠坊曰大忠而曾孫續彙次名公羣作若李忠文之銘于肅愍彭惠安之贊薛文清莊定山之文章恭毅羅一峯之挽李文達之目錄名曰忠愍事蹟而絢登諸梓於是公之忠風颯然矣令孫祚猶以祀典未舉於褒崇弗備也偕郡邑諸生呈於中丞汪公佐錫柱史沈公越檄邑尹李君一瀚議于春秋丁祭市羊豕香燭縣官率儒學

師生致祭祠下責令守祠人劉文瓘等籍田以脩祠會新尹潘君璵至與司教張君天敘阮君祖鮑君濤肅然協舉祀典命諸生弘淵弘溫以徵記于益益也嘗聞幽明之故矣出於集義則至大至剛浩然常存軋磨日月嘘吸陰陽磊磊落落如龍變如鳳翥命之曰昭明昭明故其神不亡出于不義則人非鬼責氣蕭魄奪將蝸縮而蝟伏命之曰淫昏淫昏故其鬼不神古先聖哲緝熙敬止雍雍肅肅亦臨亦保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其次則忠臣義士精采赫奕震盪發天符合地貞君蒿悽愴如將見之故曰仍羽人於丹丘與泰初為隣其在睢陽効忠天寶厲鬼殺賊若持左券豈繫氣數適合其昭明使然也跡忠愍公之素履凜凜以古人自期睦于家孚于鄉誘迪于後進啓沃于經筵清介于蜀府先見于麓川所謂集義養氣要非一死以為烈者故馬順之子怒罵奸逆逆黨褫魄縑素祈免睢陽尤烜著而百餘年來縉紳大夫士曰道德曰氣節曰行誼曰文章合辭愛慕若哀其父兄親戚而道出祠下罔不瞻戀獻歛慨然有神遊八極之



想屈子所謂超無為而隣泰初其果僑誕不經也耶或曰伯有之厲非淫昏乎而亦莽奕如彼日是奚足惟也安史亂而睢陽殞胡元盛而文山囚王馬橫而忠愍裂皆伯有之莽也陰晦鬱結羣魘書舞杲日一升百惟辟易公之昭明磅礴與睢陽文山俎豆百世而淫昏羣奸蕩為埃風凡百君子鑒往燭來可以思齊可以自省可以慨然得師矣昔韓昌黎於甄氏父子事以濟之節不屈祿山而逢能刻身以標白其先俱行應史法以勸善若忠愍公所遭視濟尤憐而參政鈺當馬順之誅手刃其心以復父讐憲使鉞誓不與權奸同朝權奸誅始仕而參議續及邑尹絢倦倦表揚忠蹟徹天下耳目至于思州祚力舉祀典老而不勸視逢復奕葉有光焉於法皆率聯得書以為世濟其義者勸

**羅洪先正學書院記**

督學憲使王公敬所因貢院改復取完壤成才輔以帑幣建

書院其上於是巡撫吉陽何公巡按五台徐公東泉鄭公咸助之成中為崇廸堂廣幾許後為退食之軒燕休之館庖寢園溜鉅細咸具左右為號舍者凡幾所堂室門墀各限囂雜外為夾道繚以周

垣總為屋若干可容生徒數百十人扁其門曰正學書院始于嘉靖戊午某月又幾月而垂成遣使委記于余未幾王公遷參政而憲使滄溪黃公代為督學增其未備復申往命余未嘗得造其門鑑書與圖其愛士良勤而規畫至弘遠矣夫名以正學者所以別其學為聖賢不雜於他道云爾嘗考正學之明獨在孔孟之時而其後莫盛于宋然夫子方且責原壤惡鄉愿而病異端楊墨之辨孟子自謂出不得已二程朱陸之于佛往往若敵壘之吾侵是當時之人惑于他道亦甚矣夫當極明之時邪正紛紜乃自不免此說何哉凡吾之言學未有不篤於躬行者於躬行之中而議論稍偏意念稍蔽其始止於毫釐而流弊乃或千里之謬初非與聖賢之道背馳而不類則原壤楊墨之類是矣以其偏蔽之道固不得不為之防而躬行所至各有自得又足以易視聽而傳久遠向非見正於聖賢固莫知察其微而絕其患此他道之辨所以必出於斯道極明之時亦其勢使然也夫聖賢之學何學哉求以復吾之心焉耳以吾心之能應也而遇之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焉於是有五倫



之交以吾心之能應常不違其本體之則也而形  
 之為親義序別信焉於是必有明倫之實即五倫之  
 交而善吾酬酢變化之用必博學以竭其才即明  
 倫之實而敦吾主宰靜定之本必約禮以立其大  
 此聖賢之學所以周徧而不涉于流蕩精深而不  
 失之高虛皆所以篤躬行而非以空談相誘長其  
 知見而已也傳此者謂之六經言此者謂之課試  
 而盡此者謂之賢才其不出于此者皆他道也非  
 吾聖賢之正也濂洛之後至今日講學之風遍天  
 下亦可謂盛矣其皆篤於躬行矣乎亦有失之徧  
 蔽者乎抑尚不免于空談而徧蔽之患猶不解乎  
 慨自江門致虛之說出俗學為之一醒然所謂分  
 殊處合當理會者固未始忽遺也紹興言致良知  
 不離格物誠周徧矣其言曰良知者未發之中寂  
 然大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通便自能物來順  
 應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能皆有是必致  
 之而後可謂之學未嘗廢學言良知也夫正學不  
 明聖賢汲汲于奔走者不啻拯饑渴之切也然當  
 極明之時而他道即已叅雜其間然則議論之從  
 違意念之輕重其在今日烏可無慎也哉雖然吾

方幸其偏且蔽者止于空談而卒無所成自不足  
 以易視聽又懼其正學者未有躬行之驗則亦無  
 以取信而不受變于外也羣公書院之設固聖賢  
 之汲汲矣遊息講授而求者亦常以是隱于其心  
 否乎致不慮之良知以存未發之本體而勿執感  
 應自然以致于廢學斯可免于徧蔽之患而務躬  
 行者尤當竭才以立其大然後可進于賢且才其  
 或竊六經之文以工課試不復知有其他俗學也  
 此于人已無算尚可以救人之

吳福三不欺堂記

偏與蔽哉求正學者自得之  
 天下之言有可以變革者有不可以變革者言之  
 而無當于道即朝出而夕更可也言之而誠當于  
 道則俟之百世皆可通行而又奚以變革為昔者  
 縣堂之後有寢堂前後闇昧不可以居余易為郡  
 庠之射圃亭已而創構新堂簡而爽塏未有名也  
 一日閱郡志得宋縣令史君所為堂曰三不欺謂  
 天與君民也余歎曰是堂之名孰有加于此顧天  
 之高吾誰欺乎君之明且遠吾安所售其欺則近  
 而易欺者毋乃欺民乎不知民者天之心也邦之  
 本也欺民即欺天與君矣是故田賦之入吾不能



減損特不使有羨金焉儆私其餘羨以自殖而浚民所以生是欺也訟獄之來吾不能廢法特不使多罰緩焉儆借儲備之名而濫罰于無辜是欺也推此數凡好貨好色好名之私舉皆屏去而惟專意於安養斯民然後為公天下而不欺如此信可以仰當乎天成信于君矣是則不欺有三而所以故君子慎獨之為貴非獨之慎而能不欺者鮮矣是史君名堂之意乃吾意也

**邵寶孫烈婦碑亭** 烈婦

鍾氏玉山知縣上虞孫景雲妻也其父曰欽禮為浙中名士烈婦幼授教讀書知大義既歸景雲益親文史及景雲舉進士官玉山烈婦持以禮度且出朝歸迎送如賓言必稱古廉吏景雲能于官烈婦有相之道焉弘治壬戌春景雲還自述職中道得疾其夏六月至玉山秋七月十八日卒烈婦時年二十八嘗兩產不育方圖側室而景雲未從及是大慟墮地扶而後起日哀哉夫死無子吾何用生為乃三取浴屍水飲之誓以必死復謀曰勿死衣汚溺死衣濡屍而易之死且受辱吾其死益且

縊孰若餓死哉遂辟食姑強之食不得已復食力疾治喪默營後事纖悉必具自是決于縊矣越二月舅氏泓將以景雲喪歸烈婦一日盡檢其文籍器皿官者還之是夕姑飯於同官之舍比還漏下二十刻矣烈婦迎姑為婉語曰夫死而無伯叔以事舅姑婦不敢死今幸有事舅姑者吾無慮矣蓋示以決而姑不覺也姑既寢烈婦入私室沐浴更衣以白綾蒙首縊焉九月二日也厥明姑始知之解其屍玉色如生左袖銀一錠題其封日買棺木右袖景雲小像及其所愛二扇衣桁在前靈几在後粧奩服御陳列在傍香燭在案牖蓋旌幢在庭皆烈婦手置也其整暇如此嗚呼異哉卒之一月當道有上其事者天子詔上虞旌其門曰烈婦寶承乏江臬與聞風教請書其事于碑嗚呼從一而終婦之道也故夫死稱未下人蓋有借老而無借死若烈婦之死可謂加于人一等矣顧其志不亦烈哉或者方以嗣養責之嗚呼以嗣則無子以養則有伯叔亦計之熟矣不然擇死而蹈懼其辱身也隱死而訣懼其傷姑也死之中且有禮焉乃昧於嗣與養耶始我聞烈婦死嘗歎以為由其義能



為紀姬之存鄴由其志能為孫妻之討媯不獨一  
死之為烈也君子以為然然天下之存綱常也申  
生之為孝屈子之為忠抑豈非此志之為哉傳烈女者當有取焉吾是以書之劉一焜濟

治東湖碑記

郡城之浸曰東西湖自漢太守張躬  
宋太守蔡廓為之經始至唐武陽郡

公韋公冊者拜洪州觀察使其治為元和循吏第  
一其時吾郡之民竹而居者茅而芟者潦甚則虞  
墊燬甚則虞火民以此顛連轉徙而無固志公至  
教民范土為陶因山庀材始變竹居茅芟之俗為  
瓦屋萬八千餘間疏東西湖以注江開一門以蕩  
滌汚壅為堤徑五尺長十二里以謹暴漲於是吾  
郡康居良食而人文興自嶺以北彭蠡以南聲名  
文物居然一都會矣國朝胡若思氏作吾郡功德  
碑稱許韋兩公蓋旌陽神而施于政其粲然日可  
見皆皆康功田功之實武陽政而幾于神其穆然  
深慮于人所不及知者皆陰愆陽伏之先微爾公  
吾郡其魚乎武陽之後東西湖之治代有作者而  
予耳目睹記則新安范公以歲之稔民有餘于力  
不足于食公給其所不足者以用其所有餘者用

能脩武陽之業以通九津湖益治民以不饑久之  
湖政復弛沿湖之民相與私尋尺以自附益編籬  
葺圍隱湖額以為常即清丈之令下而吏益擾民  
為益出湖有魚課三分其課程一輸將作二隸郡  
以故當事急在課而緩在民每歲大冬則竭流而  
漁澤若焦矣而沿湖之所棄餘率皆湖受之故源  
壅而委澗湖額日縮不可致詰霖雨暴漲至不能  
泄兩學宮先受其病竭流之日必有青災應方數  
十里瓦礫相望向所謂潦則虞墊燬則虞火復如  
武陽時矣歲丙午莆田盧公來守吾郡郡中城郭  
溝涂先正之所旁作勤施以遺吾民者靡不釐然  
舉矣至是復因博士之請條湖政七事上之兩臺  
報可而公身率長吏巡行相度鳩役受直程能覈  
工而伐石繚以為周堤寬隱額之過于前示畫一  
之政于後且也濬深以實岸增高以受淤物不棄  
于近力不疲于遠事半而功倍矣復慮竭澤貽民  
之災害為之多方節縮共捐錢出粟稱所費委于  
邑而責成焉林君於是以身總役而分隸其地于  
丞若尉又禮致鄉有官之賢與鄉士之有信義者  
枚選民之饒于財而不漁于官浮屠氏之有幹力



而畏事者共集之上率以誠下相以力不督自勵以是年之十一月經始明年之二月迄事觀巷累土為六級廣下而殺上下之址為丈二十有五而丈取四之一高二丈有四尺而脩則七十丈聶家增為級者四視觀巷坵廣五之二而上殺半之高五之三而脩又半又以其餘力培子隄凡十八處增築稅亭石埽以殺上流水勢俾不得銳出石隄所以為捍禦計者甚至通工匠共五萬三千七百九十有五無一怨訾是歲水不暴民田於是鄉父老走書來謁曰茲役也甚重且艱非賢部使者之恤民隱賢令尹之銳于興利除害莫克舉願為記久遠余曰父老言是夫事敗於忽功隳於成父老誠知茲役之重且艱也繼自今父詔子勉弟相與護視唯謹躄且漏補使無底于敗與隳後新令至首舉以告上下相戒以無忘厥初則爾父老得以裕生理養子孫優游其間而縣亦得以豐公家之所入無急操切之政利顧不博哉則書以

崇正書院記

王冀  
番禹馮侯大本之尹金谿也治先其大者養與教既于四鄉各建倉廣儲

歲歉克濟民惠厥德規垂諸永矣既又慨然作曰吾不敏無以教於谿之人若象山陸子邑產也若晦菴朱子亦嘗臨此邦焉二先生同時並作相會講道共承前聖之統真皆百世之師盍並祠之振揚其休光使谿之學者尊其道宗其學倘亦於風教有裨乎於是躬出相地得縣西南隅廢倉之址其地窪然以高面山臨流背囂塵而揖清曠其於祀於學也咸宜乃定其規畫建書院焉晁後為祠堂立二先生木主于其中前為講堂作號舍于兩翼又前為戟門又前為大門扁曰崇正嘉靖乙巳七月壬申始事九月督學僉憲蔡公適至侯請定春秋之祀公亟嘉之報允焉是舉也出于侯之割俸勸義不費諸官不擾諸民而事以時就爰擇十一月丁丑率師生釋菜以妥二先生之靈遂來請記日子之有聞于二先生之學也嘗輯心學二錄傳之海內學者獲知二先生之學也嘗輯心學二錄有以發明之而弗昧其所以起而集於斯者俾其學以任此無已則以二先生自鹿之訓申之以心學可乎夫天下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事故無心外



之學外心以為學則學其所學非聖賢之學也夫  
 天下之正學是故學也者亦惟學乎心而已矣夫  
 惟其心之存乎天理而不悖之以人欲也故發之  
 于父子也必無不親矣發之于君臣也必無不義  
 矣發之于夫婦兄弟朋友也必無不別無不序無  
 不信也其親也義也別也序也信也必無所為而  
 為一于義而不雜于利為己而不為人為內而不  
 為外矣夫如是則吾心之本體以全大用以行所  
 以為心者盡而所以為學者亦盡矣夫是之謂心  
 學夫是之謂正學夫是之謂聖賢之學二先生之  
 學深詣乎此而發之以教人故其白鹿之規有日  
 講明義理由其身以及人又曰遵聖賢之教而責  
 之於身又曰思慮云為之際戒謹恐懼之心嚴斯  
 訓也無非教學者求盡其心而已矣白鹿之講有  
 日志乎義斯喻於義志乎利斯喻於利學者之志  
 不可不辨又曰深思是身不可使為小人必將于  
 利欲之習怛焉痛心又曰專志乎義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訓也亦無非教學者求盡其  
 心而已矣二先生之學豈有出于此心之外哉二  
 先生之教學者亦豈非心以為教哉追景二先生

于百世之上而自奮以興乎百世之下則蓋以二  
 先生之心為心以二先生之學為學辨之于精神  
 心術之微踐之于羹倫日用之顯必求為君子而  
 不為小人必求為聖為賢而不為愚為不肖斯不  
 亦善學二先生矣乎斯不亦無負于二先生之教  
 矣乎嗚呼若吾二先生真得千聖相傳之心其揆  
 一也萬世所當宗焉者也道一有編心學有錄學  
 則有纂皆以闡二先生之學也然天下同此心則  
 同此學其將自是益闡于天下矣乎道一書院創  
 于肝崇正書院創于谿皆以廣二先生之教也然  
 天下同此道則同此教其將自是益廣于天下矣  
 乎奠私淑于二先生夙切高山之仰而又深喟夫  
 馮侯之義舉大有功于二先生有功于來學也  
 故記之嗚呼斯記之所為告也者豈獨以勵夫谿  
 之人而已夫必將使斯世之學而**萬恭仁政祠碑**  
 盡崇夫正焉庶無負侯斯世之志也與  
 嘉靖中少師華亭徐公承上意旨曰父老良苦賦  
 役法州縣吏若治焚絲益理益亂我父老不得休  
 息宜莫若一條鞭法便上之吏耳目可勿塗下之  
 民易以循守與我共此者其良撫臣乎德意甚優



渥父老延頸法意之成顧薄海莫有應者隆慶二年春徐公顧江陰劉公即煩以大江之西為上試之劉公曰諾入其疆下羣吏議所以行鞭法者旬日吏莫肯行豪右不欲也府史胥徒皆不欲也乃劉公意銳甚諸余言曰條鞭良法與父老休息盡格不得行奈何余請言狀公曰督儲云吾治賦上供歲多通若之何復能征役緡錢通不已甚乎吏議不便余曰誠不便哉析征之可乎令里甲催征者督賦儲道主之而當歲者督役錢州若縣主之劉公曰善舊法官食庫悉令富民典守司出納民大弗支往棄市不啻也今令伺缺掾代之掾大怖有自經者吏議不便余曰誠不便哉與休之可乎掾悉歲役而給之值民悉罷役而輸之緡錢官待掾以效勞者例而速償之缺掾即歸市不啻也劉公曰善顧賦役輸官者甚鉅猾吏舞文籍不可稽則官病豪右輸後期且弗滿數勢不得不迫弱者而貸豪右者則民病吏議不便余曰誠不便哉莫若為之格冊列其丁稅之全數于上端而撮其賦役之輸數于下方里胥執冊而征之有司者即按其冊而比之掾莫敢上下其手官視民之逋完在

目中劉公曰善乃集羣吏大議鞭法召撫州同知包大燿總其事包君上二十四議于大中丞大中丞駁二十四議令包君日報一章文學胡湜者胡少保之從子也善計慮且習賦役事余言之劉公令日從包君議謀一獲即入告大中丞大中丞日計所報章可否批答焉復上則悉懸布諸督院之壁公旦日仰而讀俯而思三月乃定南昌新建二邑條鞭而公髭鬚加白矣余自劉公曰大苦矣為父老而瘁其身夫西伯之化始于二南今年始以二縣試明年始徧七十餘邑者何如公乃下令曰江南不苦賦而苦役賦悉若故無有改易雅役民悉輸錢于官官盡顧役于民民即老死勿自役于官勿入市廛即民一錢亦得自輸于官孤且癸者儒無力者附其錢于里胥曰帶輸約之為四差銀輸官者南昌二萬三千兩有奇新建一萬二千兩有奇身一丁征一錢五分有奇稅一石征一錢八分有奇亡親役之苦亡鬻產之虞亡愁歎之聲亡賄賂侵漁之患父老悉去湯火明年鞭法大定而南昌太守丁應璧適至攘臂以風七十邑者又明年七十邑較若畫一矣余賀大中丞大中丞曰



未也此所以安野人也我圖所以安邑人者復創坊甲條鞭法其法一如里甲法盡輸錢盡額役也邑人曰二百載不聊生矣今活我活我乃扶老攜幼入謝劉公者以萬計大中丞曰未也我圖所以安遠人者復創禁約舖行法乃火牌裂籍官與民平市也賈人曰二百載不帖席矣今生我生我公撫江右父老安父老懼公去江右而鞭法解散農糧蒲伏闕下疏畱之上念父老三年乃召大司農去之日旄倪數萬遮公號泣而從之公為歛歔父老思弗置則肖像而尸祝之擇青雲樓而居之博士弟子思公弗置則樂羣于樓中而誦法之民有疾苦奔而禱之無弗應者朔望必祝公生辰必祝第願大中丞上壽上公且多男子也繼公者常熟徐公大倉凌公吳縣楊公悉唯劉公鞭法守而勿失父老加寧一矣青雲祠居府學宮牆西偏後為樓五楹中為廳三楹前為門一楹旁為四廂各三楹皆繚以石垣額曰仁政祠司馬氏曰古稱施仁政于民之效士願立朝農願耕野商願藏市旅願出塗信然劉公愛民哉施仁政而不顧于瘁其躬徐公凌公楊公愛民哉施仁政而不嫌于仍其法

余悉表而出之以告人心 南昌縣儒學記 南昌學

且以諗夫後之觀風者 會城東八里而強今城隍橋之墟地勢自虔州北折千里或浸為湖或聳為阜似日者似月者似虎踞者似龍委蛇者悠悠累累息于章江之濱漢人都之然距章江東偏氣不大萃而文物故不大著唐人始于東湖洲渚中編竹室繩樞以居俄鱗聚環湖者如櫛蓋江東一大都會也遂徙都焉并徙學宮于湖之陽文學往往間出矣國朝因之舊東其門取制科者若晨星尤弗利于廩生正德初病之或曰為之南門文物當甲江之右矣從之則孺子亭浸巨湖若天印焉三里許出浮屠若文筆立于離方西護金堤巨湖如垂天之虹迄嘉靖終僅五十禩而第制科者百餘人舉鄉科二百有奇且多鉅人上之以安攘定社稷次之能以治狀紀賢良領方岳澤蒼生下之即矜廉隅不失尺寸以無愧循循蓋由學官出者歛縉紳成帷集珂珮若萬玉齊鳴朝者以善其政野者以善其俗而文物洵甲于江右彼其地氣必積八百年而復興耶學宮久弗葺隆慶初師儒患之余亟言之大中丞江



陰劉公姑蘇徐公劉公屬南昌邑劉令科金五百  
 理諸殿宇之顏弗治者徐公屬南昌郡沈理南昌  
 邑林令覈還東偏隙地之獨于嚴氏者而博士何  
 君輩乃大鳩工治其棟楹繚以周垣覆以陶甃隆  
 慶四年修文廟修二廡修儀門明年繞泮以石欄  
 修櫺星門修明倫堂修二齋修魁星樓又明年修  
 學門修膳堂修敬一亭而後治東偏隙地毀嚴氏  
 舊肆為之巽舍改豎湖南石枋闢地自南湖濱迄  
 于北街袤四百一十有六尺又從東鎖巷達新建  
 之學基廣三百一十尺余嘗陟浮屠北望之又陟  
 鐘鼓樓南望之則巨浸萬頃日月盪之盡成金鱗  
 不啻蛟龍之奮滄溟朱聖輝耀烟雲蒼之徧出五  
 彩又不啻廣寒之宮環珮琤瑯美無度也于是何  
 君等諸文學懼兩中丞德意久而或湮且懼或有  
 盜跖之徒踵嚴氏之觸以為余屬首事宜有記余  
 適有治水之役未遑也壬申冬還濟口乃致辭焉  
 唯是役也經始于隆慶庚午之秋告成于壬申之  
 冬兩中丞亦既積累專且久矣顧諸文學胡以報  
 兩中丞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第念兩中丞  
 既于諸文學為之肆矣諸文學將何以成其事與

無愧前後以無貽兩中丞憂獨不見宵練之匣乎  
 古有寶宵練之劍者惟藏以千金之匣劍化以去  
 猶寶匣焉夫南昌故劍區也築五圩碑記豫章北  
 吾願諸文學寶劍勿寶匣  
 溪渡而下巨浸衍為平沙非三壤故疆生齒日繁  
 則與水競利奪而成壤為圩者五曰余家塘黃泥  
 玲雙坑圩萬家塘王甫巷皆崇墉然括內成田  
 以數十萬跨南新二邑屬之糧以萬計下聯四十  
 八圩即五圩成四十八圩皆壤也即五圩敗四十  
 八圩皆魚也嘉靖初載洪水決余家塘再決雙坑  
 圩其時縣官困于財水民誦于力三載乃底績圩  
 民若竭澤矣踰六十載乃復故壤萬曆十四年春  
 徂夏淫大水四月決余家塘破之決黃泥玲又破  
 之決雙坑圩又大破之洪洞無涯田殫為湖廬殫  
 為瀦室而憑者擲而浮者桴而沒者藪巨浸而下  
 而圩民將靡孑遺矣南昌何侯選乃匍匐水行乘  
 舟隄行乘屐救死掩擲問疾賑饑乃約圩民諗之  
 曰吾聞嘉靖初二決猶然疲三載塞之也柰何今  
 三決而不圖一勞永逸之也無已則錮石堤乎圩  
 民曰月沙是者亡底也安所置石為侯曰吾知所



以處此矣歸白上大夫括官藏三百廿金募水民  
 田夫以萬司馬治方溪湖堤法從事焉蓋黃河捲  
 埽法也法以草小縵密布于下方置板焉覆以草  
 茵內實以土先以巨縵貫小縵之外堤人拽巨縵  
 則平舒席捲而墜諸決中視畚杵勞一而功十者  
 也乃三月而三決盡塞上排五圩之橫批下拒四  
 十八圩之植擣逾年田盡成壤水盡歸墟圩民大  
 說奔司馬公而問焉往三年塞二決而民益病今  
 三月塞三決而民益安何以故司馬公曰是以修  
 圩寓賑饑處之之術善之善者也昔東周欲為稻  
 西周不下水東周君患之蘇代為東周君以術干  
 有哉今何侯為稻術莫如成壤成壤術莫如塞決  
 塞決術莫如捲埽嗟圩父老且令世遵何約法  
 也毋患世世不**大節祠碑**余往偕鄭司寇談靖難  
 東周君稻者**大節祠碑**余往偕鄭司寇談靖難  
 沽襟云彼其時諸臣氣貫白虹名與天壤俱傲可  
 也顧駢首去其籍百餘載隱泯姓氏故不見嘉靖  
 中句容梵宮棟撓木竅藏靖難事者得齊公泰  
 而下百十有八人鄭公與余居建業八載多所討

論顧撫拾于去籍之餘表見又不著不藏撓棟中  
 者又不與余益涕泗沾襟云萬曆天子新即位制  
 曰諸臣忠于所事甘歸刑戮其仰遵聖祖遺意褒  
 表忠竟激勵臣節其在江西者檄所司專祀于其  
 鄉一時臣工嚴于將命皇皇焉為設木主假同仁  
 祠雜列靖寧藩功臣中既瀆亂而不經復遷合同  
 館蓋酒肆相揉結也又闌闐而不潔萬曆四年夏  
 清戎御史姑蘇何公堯封大懼表揚弗稱節義不  
 暢上之不能報上意下之非所以慰忠竟勵臣節  
 乃捐所贖金四百五十三兩有奇下其議于南昌  
 太府周公良臣少府顧公其志南昌理常公居敬  
 卜豫章城地之幽靜莊嚴者而專祀焉復請于大  
 中丞楊公成潘公季馴皆報曰善再請于御史張  
 公簡又報曰善遂擇地于高士坊東北掖南昌新建  
 之巖宮而東倚豫章先賢之名祠東西二湖匯于  
 右撫贛二河流于左洵可以潔羣忠之肝膽而濯  
 之肺腸矣祠經始于四年之九月落成于五年之  
 七月據震而臨兌基南北若于丈東西若于丈寢  
 三楹堂三楹左右廡各四楹堂列羣忠木主祀逮  
 而論死者太常寺卿分宜黃公子澄御史大夫新



淦練公子寧大理寺少卿鄱陽胡公閏大理寺丞  
 萬安彭公與明凡四人坐黨歿者大理寺丞南昌  
 劉公端刑科給事中署大理南王公高凡二人  
 自盡歿者衡府紀善泰和周公是修沛縣知縣廬  
 陵顏公伯瑋子顏公有為大理寺丞永豐鄒公瑾  
 翰林修撰吉水王公良監察御史永豐魏公冕監  
 察御史廬陵曾公鳳韶濟陽教諭吉水王公省凡  
 八人守城歿者賓州知州南康蔡公運凡一人合  
 之得十有五人事在革除志中司馬氏曰余讀革  
 除諸紀未嘗不泫然流涕也夫高皇以神武驅除  
 復義皇堯舜以來之故疆改制度易服色可軼駕  
 百王軌度萬世即子臣百世直罔敢佚墜彼柄臣  
 攀龍髯哀痛未遑也仍盡取高皇之制度而更張  
 之若漢之代秦甚者徙三法司于太平門之內易  
 侍郎為侍中都察院為御史臺又謂之中都御史  
 此豈關理亂耶忍心哉悖高皇也安所逃死假令  
 文皇不奮不傳檄海內不定人心鹿將誰屬也此  
 何人哉獨令羣忠膏白刃九族為殃悲夫然論世  
 于當世可以無彘齊不可無尚父論世于萬世可  
 以無尚父不可無彘齊上之表忠與下之所以建

祠意固有懷仁祠記江右父老苦十年一役法久  
 在于斯乎乃下諸路撫臣令曰役民者其猶舉重

以恩澤之乃下諸路撫臣令曰役民者其猶舉重  
 乎九年者逸而以一年舉萬鈞直絕肋斃耳宜莫

若析萬鈞十舉之一一年直千鈞耳亡九年之逸然  
 亦亡一年之斃命之曰條鞭法父老杖加額幸

甚自是民亡斃也而諸路竟格不行御史大夫周  
 公如斗按部江西與諸有司者矢曰所不能舉條

鞭為父老計者有如江水乃拮据四閱月而科條  
 悉具然精竭而神渙矣疾在褥矣猶刺刺理條鞭

事疾且大漸諸司視之猶手書空作一字蓋以一  
 條鞭殉也悲夫父老哀之祀懷仁祠于章江之滸

司馬氏曰余每入懷仁祠未嘗不反面拭淚云夫  
 周公歿迄于今父老數為余言公疾則萬禱公歿

則萬哭公祠則萬奠彼其時法令非洽也劉公歿  
 濟繼之然後大行蓋周公凝其意劉公述其事皆

謂精極而神著也周公祀懷仁劉公祀仁政所  
 思為新昌簿仲子愛為南昌簿有五載周公從子伯

新之余聞之食粒懷稷飲井懷益江右鞭法苦故



也乃周公安在哉夫周公為江民也歿江民為周  
 公也祠百世之下將憑祠而觀章江之瀾必且法  
 然懷曰此縈焉而迴者非章江之瀾始條鞭之仁  
 波也巳公諱如斗號觀所嘉靖丁未進士浙江餘  
 姚縣人錢櫃袁州袁先生祠記甫漢陳仲舉為豫章守  
 子特設一榻以待至今以為美談予癸巳承乏袁  
 陽庶幾遇其人而不可得進而求之于古有袁先  
 生京亦漢人隱居不仕讀書兩山中世咸高之因  
 名郡為袁州山亦為袁山而郡無其祠咎在有司  
 予以初至力不能特創卜地宜春學右得廢驛猶  
 存堂一楹門垣漸就地矣喜其易舉將有事焉尋  
 以憂去不果遲之十年予復視學江右行部袁陽  
 而郡刺史高君以舊誼觴予于宜春臺遙望故址  
 并其堂與門垣無之矣予憮然道故高刺史請以  
 身任之不一年祠成徵予言為記且曰是公故志  
 也予因歎古之王侯將相或有功地方及生長茲  
 土既沒而人思之為之立祠以識不忘又未足而  
 即其生平所居所經之山水而豔名之止矣至以  
 之名郡似止吾浙西之嚴與江右之袁則以子陵

與先生故兩人皆布衣而兩郡之名若增而重餘  
 鮮聞者如所稱徐孺子第以懸榻名其里而豫章  
 之郡不改乃袁猶然不敢直斥其名而祇借其姓  
 既以名郡而更又以名山尤足重也及欲數其事  
 而稱之則寥寥無聞即徐孺子陳義至高亦僅  
 炙雞絮酒遠酌故人一事為可稱繇此以談士君  
 子祇行立名而垂芳耀景者豈必名位勳猷哉然  
 而孺子不遇陳仲舉亦何所托以不朽千載而下  
 誰知南州之有高士故闡然自修較然不欺而姓  
 名湮滅泯泯不傳者古今亦不少也今豫章有孺  
 子祠歲祀不絕而袁陽尚未舉行非先生之不能  
 為孺子固予之不能為仲舉耳顧前此自歎至今  
 莫之舉矣而予始欲舉之即予欲舉矣又不克終  
 而直待今日是亦有數也始是役也高刺史實首倡  
 而陳司馬經營尤力即其故山佃金得百餘不煩  
 官帑宜春周令又以俸佐之始落成焉為堂五楹  
 奉先生于後而前堂亦五楹為講堂左右廡各十  
 諸生肄業其中門樓翼然郡城如屏秀江若帶學  
 宮踞其東長橋跨其西稱大觀矣寧不足一當先  
 生平刺史高名為表番禺縣人司馬陳名啓孫餘

碑記



姚縣人宜春令名應備周相復密都統廟記  
 密都統廟者宋咸淳末建原額忠勇元至正年改今額都統廟  
 宋官密佑領之故稱密都統廟云都統廬州人起  
 閣門宣贊舍人統兵鎮撫州咸淳十年元張榮實  
 呂師夔寇撫州都統率眾禦之及賊至進賢縣西  
 賊氣盛呼曰降者乎闔者乎都統怒厲聲罵曰闔  
 者也狗鼠焉敢與我鬪遠麾兵進兵雖寡氣吞賊  
 賊辟易十數里至龍馬坪連戰數十合殺傷相當  
 賊大益兵縱圍之數重矢石如雨都統令其部曰  
 今日是我輩歿日戰或得生部各勉之部悲憤皆  
 殊死戰自晨至晡都統面中數矢拔之又戰血流  
 被面呼聲震天身又被四矢三槍眾又鬪歿無一  
 人降僅餘數十人都統豎雙刀令眾曰視吾雙刀  
 突圍眾曰諾都統輪雙刀如驚電賊兵將目不得  
 瞬觸刀鋒碎額斷項折肩裂脅飛血赤通道都統  
 先其數十人突既得出徐殿之南走渡橋板陷被  
 執賊雄其勇昇之歸見其帥宋都解解咄曰壯士  
 拊慰欲降之不屈繫之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為  
 賣國賊使我志不得信萬石黃姓江西制置使陰

通呂師夔自洪退屯撫致洪撫俱沒一日都解命  
 師夔劉槃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誘以官  
 都統不為動語益不遜夔槃令佑子說之曰父歿  
 子安之佑叱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  
 憐汝也怡然解衣請刑遂死觀者盡泣下嗟乎烈  
 哉龍馬坪鄉人壯其節相與歸葬其屍封樹其墓  
 立廟祀之相沿三百餘年鄉人于水旱疾疫必禱  
 禱必應歲時伏臘必祭祭皆欣欣如子孫之于祖  
 父然觀風者不能為請于朝載入祀典春秋遣官  
 已為大失何近年以毀淫祠去之嗟乎伊誰為之  
 無人心一至此哉余觀風亦二年耄昏不知侍郎  
 曾前溪舊居龍馬坪為余言之且言緣廟毀墓將  
 犁為田余謝前溪檄有司廟之墓封樹夏良心撫  
 之碑之誌之銘之使垂千秋萬歲焉

**院義倉記**  
 江以西土瘠而民勞苦無刀錐之利用  
 在郡縣有常豐常平之屬而南昌郡首江省無置  
 者軍民蟻聚蠶食數萬倍輒嗷嗷然各仰咽于諸  
 郡縣之庾設有急郡縣儲不足立稿耳不佞私計  
 是宜有積貯備緩急甚于他縣而度支無所出今



天子租稅大司農所筦若虞衡山澤刀布之供皆額征不可動惟是院有解部緩金之羨及南昌郡列縣曠兵工食扣以存庫者非額也撫臣得以自出入於法皆議通且與積而移他經費則孰與倉廩急於是與南昌守南昌新建令議捐之而度所易粟兩年間可積二萬石而羨亦足以少佐司庾者所不贍乃卜地為倉貯之倉之厥六十有二每厥可貯穀三百五十石合可得二萬有一千石為建土穀祠及廳臺廂屋門柵籬壁牆垣道路之屬以及諸器用若干具計木石工料價七百六十兩有奇工竣條為約法曰是倉也以備他郡縣不足大饑始發小饑賑無輕發即發無貸取息其事則郡太守糧官領之遇賑糶比市價減十之一示恤毋校常無容市商衙役冒領糶冒糶者罪秋成仍以時糶補毋貯銀于庫糶必稔地一切道里負載費出于官毋昇牙行毋僉累富戶以倉薄印記年月日收發字號某厥穀若干糶賑補若干委廉官吏司之可循環核年數登約歲一盤量每石准除耗二升為例三年一出陳易新春以月驗夏秋冬以季驗浥漏損壞于內議修葺毋別科倉吏查

盤後即更代查盤工費于南昌府庫濠租銀內支給毋妄支費總之毋漏入毋汨出以官為民毋以民病民盡矣不佞復計倉所貯即數萬石可粒數設年大凶闔省待哺人且萬一賑發則立涸矣立涸與亡倉同夫以錢易粟幾何以田生粟可不貸于是復檢緩餉之餘下南昌郡守行縣而得部民徐忠輔田一百一十六畝有奇吳浩田五十七畝六分有奇為價六百四十九兩而羨通置田一百七十四畝五分命之曰義田一歲可徵穀三百九十石九斗八升七合其田離城七里許有莊以居佃人天幸無大凶歉各郡縣所貯或有備積年多可法而積剩銀二千兩貯府庫為買穀實倉之費期與義倉義田相輔或者亦古人貴粟積貯之遺意乎雖然勺水耳鳥足以塞漏卮沃焦爛之眾夫勤節愛撫摩其民俾貯于不涸則在後之君子與良有司已矣是役也翔于萬曆己亥十月成于壬寅九月十有二日知府陳鵠同知陳啓孫知縣黃一騰汪元功共艾南英東鄉縣重建先聖廟碑者協襄之得並書



立學宮以訓士而未嘗有廟祀孔子之禮其意以爲學之所由設以教化爲主使之書藝絃誦以治其身心性情而又爲之鄉射合樂受成獻賦養老勞農凡上之人所行之政皆出其中使之觀而習焉以爲異日治天下國家之具非必崇飭廟貌如浮屠老氏之徒以是褒大其師而後爲之禮也且其意以爲聖人之德與天地並區區以學者之故享廟食之禮未足以爲尊崇美報而近于褻故古者略而不事然古之始入學者必釋奠釋菜于先聖先師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其舉行之禮卽于學宮爲之隋唐以來古禮不明于天下徒見夫釋奠釋菜之爲禮也于是廢學宮而立廟以祀之哀冕黼黻以爲其像而端拱對越遂以爲崇飾土木果足以褒大吾師而盡爲政者教人之責也則亦可謂沿其末而忘其本矣宋嘉祐以後范富歐陽之徒條陳天下事始令州郡更立學宮而廟祀之禮亦仍之而不廢然推斯義也以觀古今之故則長民師帥者其所重所輕亦槩可知矣然旣以廟而祀之而又令其廢弛不飭無以妥聖靈而生忠敬諉于其末而弗之事則又爲政者之責也

東鄉之爲縣百年矣而孔廟漸就頽圯適當其去蓋已從事其本而未遑其末也于是吳江馬公繼之越期年而俎豆鐘鼓之地化爲頽垣敗礫彼時雖亦請明給帑帑適當轉輸告急未卽就緒竟以大計去宜士之惶戚而無所式也乃得我愧我賈公時以金谿邑侯來署縣事侯之所爲矜式多士以爲教化之本者予以奔走南北不及究觀其所爲然聞其革羨餘罷追呼清衙蠹閒則與諸生課習講釋有古循吏風蓋庶幾無愧于立學造士之意可謂從事于其本者矣而又捐其俸餘以佐學宮之費不五月而廟貌巍然士之遊其中者徒見丹漆黝堊椽楹櫺楠之不移時而具而未聞有追呼驛騷之擾吾民則亦足見侯之強明精察智足以周事而力足以圖幾使長民師帥者而皆若此無愧于古之本末具舉者矣使侯無其本而徒事其末旣無以爲士子教化觀型之具則雖取聖宮而金碧輝煌之取土木而袞冕黼黻之視古者立學造士之意旣已不倫而其視本末俱廢者相去亦何幾乎雖然古之君子因俗設教潁川好爭訟



而韓黃先以敬讓南陽好商賈而召父富以本業  
 視其俗何如耳侯為政于金谿而人以為夏日為  
 政于東鄉而人以為冬日豈山川風氣百里而殊  
 而侯為之因俗設教故如是耶人蓋知侯之一而  
 不知侯之二也今侯以劉同升金牛山品泉亭記  
 改調行而予因為之記  
 金牛寺石岸之下有清泉焉余與季房良晨月夕  
 遣遣步出小東門酌而賦之即杜門不出亦令童  
 子持水符新汲烹茗兩人未嘗三日不極晤言之  
 歡也猶憶禪室一燈焚明聲靜連牀風雨各持半  
 偈幾若世外人又記春江初泛余覓画舫艤于寺  
 下白鷺舟邊柳陰相借客至飲以佳茗熟火旋汲  
 可供韻人揮塵季房謂余宜亭其上顏曰品泉嗟  
 乎少壯幾何時邈矣山河真不勝酒壚之感季房  
 自余第後如身得之遂決計終隱其詩其書其人  
 以並此泉余言無媿南州湖亭以孺子名廬陵泉  
 亭以季房名皆郡志所不可少者也郡人劉某書  
 品泉亭詩金牛寺泉郡中最勝視余鄉七里之泉  
 伯仲之間無多讓焉馬季名曰品泉則泉以人重  
 矣載之郡志亦韻事也遂為賦之仕宦既嬾遂南

轅三夏一室不出門炎天艸木皆焦卷摩娑兩几  
 忘朝昏七里清泉日新汲恒恐多汲竭其源處暑  
 已過至城市金牛寺下宿雲屯况逢三五明月滿  
 絺衣夜坐風塵浣雨後天玉秀可餐旋汲涼泉食  
 一盃塵談竟夕風露清石瀨滑滑歸興緩啜茗忽  
 憶少年時秉燭為歡愁復晚當年艤舟聽泉聲隱  
 几清夜嘗泠泠不覺百愁為之斷猶如水觀忘世  
 情客來笑我烟霞癖七盃苦厄太瘦生素心晨夕  
 兩不厭禪榻一燈話天明十年流寓金陵久惆悵  
 此泉非我有豈是清福天所惜安得勝地長厮守  
 何況薜蘿易簪纓無復幽躄及五柳憶予優游金  
 馬門一麾五年空二酉初春且欲料裝遊流騎縱  
 橫必百憂長拋泉石何所戀時艱敢復為身謀解  
 嚴已屬班師日還山因之營菟裘人生出處信非  
 偶重來又是舊金牛吾鄉仕宦殊不少五嶽難期  
 世累了南州孺子一空亭歲年年傲花鳥金牛  
 之勝以泉名我酌此泉慙小艸品鄒元標吉水清  
 泉分付與幽人其意可為知者道  
 補虛糧虛丁記 萬曆壬子會當審編邑不清丈者  
 九十年有無立錐糧十餘石者有



父子二百丁者有都圖丁糧虛十之九者有祖父  
為中丞為翰苑為觀察鵠形受役者有鬻妻兒者  
有名家子願為人奴者有擔簦傳經空所有以給  
者有挈妻孥轉徙楚粵滇黔者茅屋石田一望莽蒼  
風烟悽愴雪涕寒心年年以履畝請而頻議頻罷  
蓋收糧多不以則小民惟有歛徒耳西蜀六吉孫  
侯蒞邑稔知其故私計曰是難以口舌爭也自下  
車陰察民間開墾者存之筭年餘民漸以實告  
侯亟收之今其當審編侯自惟奉聖天子命令茲  
土令此子黎民長此安窮不忍乃先以書播告  
諸士紳曰不佞代匱茲邦目諸民年年以虛丁糧  
受楚不一為之所鴻鴈嗷嗷者謂何不佞有懼心  
焉惟諸君子哀憐計之聞者唯唯否有謂各有  
畛域奈何以此益彼有謂彼雖各都乎然此落而  
居不分行燭末光非仁有謂父母于即貧富賤  
貴各異皆若子也宜從各上書報有差侯又慮聽  
觀之不廣也乃投醜神廟言宅事陰窈人者立火  
之其丁糧詭而未報者盡得其主名又各以先報  
者錯綜參伍審之日開墾繁盛未報丁者量為加  
增此如九牛一毛不見其損虛絕悉與豁除計去

虛糧若干石虛丁若干丁諸窮民真如風蒙全霧  
中劃然天開而果日臨也仁哉我侯召杜比烈矣  
鄒子退而思之共此郡邑吾邑奈何久罹此苦莫  
有援者何則平議之說中之也審役之年上官輒  
以問通邑通邑習訛踵故僉曰聽里甲平議聿拱  
受成旬日可竣蓋安靜不與下爭說甚美不知平  
議二字有力者為政小民並里而居不敢申一喙  
矧曰公庭平議狀進一吏唱名立而退小民即苦  
且甘之矣嗟乎上之人豈盡知乎審者如鞠獄然  
彼此相質之謂一獄情更數官數年不能決謂十  
年物情以一人片晌能得之雖名不擾十年內赤  
子茹荼冷蕪于敗簷朽柱間者不知其幾矣且平  
者如水之無波也風恬浪靜魚龍盡伏始謂之平  
濁浪排空濛腫摧殘望洋者褰裳而返亦謂之平  
乎聖賢論平天下在絜矩夫平何易言人非為身  
謀則為子孫計久遠必欲得其平人人輸誠是何  
聖賢之多耶稍有微焮便思薰灼此闔闔恒情非  
我侯公慈明斷竭盡血誠誰能破此藩籬是天以  
侯錫我邦人士出之水火登之衽席不然民幾無  
生矣元標山谷腐儒恐後來諸君子復為平議二



字所盡當審編不細察典衰衆寡強弱而衰益之其爲閭里苦者復如曩日謹爲記以俟續至者取

衷 馬 王永吉江右遷客題名記 士君子之自處以處

馬斯已矣升沉順逆之故清濁邪正之分固未可

以一格論也辛未計吏舉余卓異冠兩浙心竊愧

之及考功榜出果以浮躁貶三等時因親老不忍

絕裾承歡于舍徘徊八年若將終身焉戊寅候補

闕下伏思江右爲禮義之鄉正士端人項背相望

且西山南浦挹彼流風匡嶽彭湖盪我心目備員

此地干願足矣需次銓除得臬司知事喜逾三遷

以是歲五月至南州日與賢士大夫商確今古討

論得失客退則飲醇酒讀南華俯仰陶然致足樂

也縱觀仕籍前後以遷謫至者備得詳其姓氏別

其州里及考其出處行藏之概慨然而嘆曰牛驥

同阜鷄鶴爲群賢不肖之相去其幾何哉雖然品

秩不齊心跡自異不能比而同之也有以館銓謫

者有以部寺謫者有以臺省郡縣謫者甚不一矣

有以貪墨茸闖謫者有以斷地誣謫者有以介

節忠鯁謫者亦至不一矣古今來奸雄讒佞能愚

父母妻子而卒無逃于萬世之公議可欺盈廷通

國而實難容于清夜之獨知平且捫心清濁邪正

必有炯炯不昧者况蒼素黑白較若列眉自昔清

剛直亮之士其在當時斥辱貶竄惟恐不瘴癘以

死而婦人女子兒童走卒反多憐之數代而後觀

其名過其里收其片紙隻字多有歛歔憑弔淒然

泣下者矣孰謂天下後世之人

心可盡誣哉要之

清剛直亮之士固不暇計及此也計及于此不憤

則悲方其至性孤往上關社稷安危下係民生

休戚功名富貴視同浮雲刀鋸鼎鑊怡然就之况

其他乎無所謂悲何有于憤乃若世俗庸碌者流

則不能計及于此也不計及于此非怨則愧怨將

誰歸愧則可反且夫臬司者觀察廉訪之職古稱

外臺經幕而下循名責實義有所取皆分猷救法

之吏也本示裁抑而仍用爲法官豈但曲成善類

亦將厚望中材彼叢垢拍尤宜自湔洗者無論卽

效忠過激疾惡太嚴是亦賢者之過也吾儒性命

之學雖當獨處如對聖賢雖在退閒不忘君父倘

能反躬自責世味濃者急飭其簠簋吏治疎者克

行者亟輔以學問忠貞自命者



推之藩繇藩臬而進之天下  
比肩華彝蠻貉罔不率俾何  
黃之嘆哉始自萬曆次恭昌次天  
較以序爵也郡邑詳矣系以科名曹局分矣表以  
原秩以辨賢也勒之貞石昭示來茲後之觀者庶  
幾論世而尚友焉其益  
知所以自處而處世矣

江西通志卷之第五十一終





